風俗通義

古今注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風俗通義

應劭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古今逸史及兩京遺編漢魏叢書祕書二十一種皆收有此書逸史祕書兩本僅有皇覇聲音祀典山澤四卷兩京漢魏則皆十卷本兩京在前故據以影印

大德新刊校正風俗通義序

漢太山太守應劭

昔仲尼沒而微言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重遭戰國約從連橫好惡殊心真僞紛爭故春秋分爲五詩分爲四易有數家之傳並以諸子百家之言紛然殽亂莫知所從漢興儒者競一作本競作一本復比誼會意爲之章句家有五六皆析文便辭彌以馳遠綴文之士雜襲龍鱗訓註說難轉相陵高積如丘山可謂繁富者矣

而至於俗間行語衆所共傳積非習貫莫能原察今王室大壞九州幅裂靡有定生民無幾私懼後進羞以迷昧聊以不才舉爾所知方以類聚凡一十卷謂之風俗通義言通於流俗之過謬而事該之於義理也風者天氣有寒煖地形有險易水泉有美惡草木有剛柔也俗者含血之類像之而生故言語歌謳異聲鼓舞動作殊形或直或邪或善或淫也聖人作而均齊之咸歸於正聖人廢則還

其本俗尚書天子巡守至于岱宗覲諸侯見百年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俗孝經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傳曰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政人殊服由此言之爲政之要辯風正俗最其上也周秦常以歲八月遣輶軒之使求異代方言還奏籍之藏於秘室及嬴氏之亡遺脫漏棄無見之者蜀人嚴君平有千餘言林閭翁孺才有梗概之法楊雄好之天下孝廉衛卒交會周章質問以次注續二十

七年爾乃治正凡九千字其所發明猶未若爾雅之閎麗也張竦以爲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予實頑闇無能述演豈敢比隆於斯人哉顧惟述作之功故聊光啓之耳昔客爲齊王畫者王問畫孰最難孰最易曰犬馬最難鬼魅最易犬馬旦暮在人之前不類不可類之故難鬼魅無形無形者不見不見故易今俗語雖云浮淺然賢愚所共咨論有似犬馬其爲難矣并綜事宜於今者孔子稱幸苟有過

人必知之俾諸明哲幸詳覽焉

風俗通義序

風俗通義目錄

第一卷　漢太山太守應劭
三皇　五帝　三王
五伯　六國
第二卷
樂正后夔一足
丁氏家穿井得一人　葉令祠
燕太子丹　孝文帝　東方朔

淮南王安神仙　王陽能鑄黃金
宋均令虎渡江　彭城相袁元服
第三卷
九江太守武陵威
大將軍掾燉煌宣度
山陽太守汝南薛恭祖
弘農太守河內吳匡
河南尹太山羊嗣祖
太原郝子廉　南陽張伯大

公車徵士汝南夏甫
公車徵士豫章徐孺子
第四卷
長沙太守汝南郅惲
司馬潁川韓稜　太原周嶠
汝南陳茂　度遼將軍皇甫規
南陽五世公　汝南戴幼起
江夏太守河內趙仲讓
第五卷

太尉沛國劉矩叔
陽翟令左馮翊田煇
汝南范滂孟博
東郡太守汝南范茂伯
安平相汝南郅朗伯
巴郡太守太山但望伯門
高唐令樂安周糾
豫章太守汝南封祈
河內太守廬江周景

河内太守司徒潁川韓演
安定太守汝南胡伊伯
宗正南陽劉祖　聘士彭城姜肱
趙相汝南李統　司徒九江朱倀
蜀郡太守潁川劉勝
第六卷
商　角　宮
徵　羽　墳
笙　鼓　管

瑟　磬　鍾
柷　琴　空侯
箏　筑　坒
笛　批把　竽
簧　篇　篪
簫　籟　菰
荻

第七卷

孔子　孟軻　虞卿

孟嘗君　韓信　韓安國
李廣　司徒中山祝恬
太尉沛國劉矩
司徒潁川韓演　太傅汝南陳蕃

第八卷

先農　社神　稷神
靈星　竈神　風伯
雨師　桃梗　葦茭
畫虎　雄雞

殺狗磔邑四門　臊
臘　祖　禊
司命
第九卷
世間多有見怪　世間多有惡夢
城陽景王祠
九江逡遒有唐居山名
會稽俗多淫祀　鮑君神
世間亡者多有見神

李君神　石賢士神
世間多有亡人魄持其家
世間多狗作變怪
世間多有精物
世間多有伐木血出
世間多有蛇作怪者
世間人家多有見赤白光
第十卷
五嶽　四瀆　林

麓　京　陵
丘　墟　阜
培　藪　澤
沉　沛　湖
陂　渠　溝
洫

風俗通義目録終

風俗通義皇霸第一

蓋天地剖分萬物萌毓非有典藝之文堅基可據推當今以覽太古自昭昭而本冥冥爲欲審其事而建其論董其是非而綜其議矣言也實爲難哉故易紀三皇書叙唐虞惟天爲大唯堯則之巍巍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自是以來載籍昭晰然而立談者人異綴文者家殊斯乃楊朱哭於岐路墨翟悲於練素者也是以上述三皇下記六國備其終始

曰皇霸

三皇

春秋運斗樞說伏羲女媧神農是三皇也皇者天天不言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三皇垂拱無爲設言而民不違道德玄洎有似皇天故稱曰皇皇者中也光也弘也含弘覆中開陰陽布剛上含皇極其施光明指天畫地神化潛通煌煌盛美不可勝量禮號謚記說伏羲祝融神農含文嘉記處戲燧人神農伏者別

也孌也戲者獻也法也伏羲始別八卦以孌化天下天下法則咸伏貢獻故曰伏羲也燧人始鑽木取火炮生爲熟令人無復腹疾有異於禽獸遂天之意故曰遂人也神農神者信也農者濃也始作耒耜教民耕種美其衣食德濃厚若神故爲神農也尚書大傳說遂人爲遂皇伏羲爲戲皇神農爲農皇也遂人以火紀火太陽也陽尊故託遂皇於天伏羲以人事紀故託戲皇於人蓋天非人不因人

非天不成也神農悉地力種藝疏故託農皇於地天地人道備而三五之運興矣

謹按易稱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結繩爲網罟以田以漁伏羲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耜之利以教天下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唯獨叙二皇不及遂人遂人功重於祝融女媧文明

文見大傳之義斯近之矣

五帝

易傳禮記春秋國語太史公記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是五帝也

謹按易尚書大傳天立五帝以爲相四時施生法度明察春夏慶賞秋冬刑罰帝者任德設刑以則象之言其能行天道舉錯審諦黃帝始制冠冕垂衣裳上棟下宇以避風雨禮文法度興事創業黃者光也厚也中和之色

德四季與地同功故先黃以別之也顓者專也頊者信也言其承易文之以質使天下蒙化皆實貞慤也譽者考也成也言其考明法度醇美譽然若酒之芬香也堯者高也饒也言其隆興煥炳寘高明也推行道德舜者推也循也言其循堯緒也

三王

禮號謚記說夏禹殷湯周武王是三王也尚書說文王作罰刑茲無赦詩說有命自天命

此文王文王受命有此武功儀刑文王萬國作孚春秋說王者孰謂謂文王也謹按易稱湯武革命尚書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八百人擒紂於牧之野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詩云亮彼武王襲伐大商勝殷遏劉耆定武功由是言之武王審矣論語文王率殷之叛國以服事殷時尚臣屬何緣便得列三王哉經美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王業始兆於此耳俗儒新生不能採綜多共辨論至於訟閱

大王王季皆見追號豈可復謂已王乎禹者輔也輔續舜後庶績洪茂自堯以上王者也子孫據國而起功德浸盛故造美論舜禹本以白衣砥行顯名升爲天子雖復更制不知名著故因名焉經曰有鰥在下曰虞舜禹曰伯禹禹平水土是也湯者攘也昌也言其攘除不軌改亂毫爲商成就王道天下熾盛文武皆以其所長夫擅國之謂王能制割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王者往也爲天下所歸

往也

五伯

春秋說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是五伯也謹按春秋左氏傳夏后太康娛於耽樂不循民事諸侯僭差於是昆吾氏乃爲盟主誅不從命以尊王室及殷之衰也大彭氏豕韋氏復續其緒所謂王道廢而霸業興者也齊桓九合一匡率成王室責彊楚之罪復青茅之貢晉文爲踐土之會修朝聘之禮納襄尅帶

翬戴天子孔子稱民到于今受其賜又曰齊桓正而不譎晉文譎而不正至於三國既無歎譽一言而繆公受鄭甘言置戎而去違黃髮之計而遇殺之敗殺賢臣百里奚以子車氏爲殉詩黃鳥之所爲作故誼曰繆襄公不度德量力慕名而不綜實六鷁王石先著其異覆軍殘身終爲僇笑莊王僭號自下摩上觀兵京師問鼎輕重恃彊肆忿幾亡宋國易子析骸厥禍亦巨皆無興微繼絕尊事王室

之功世之紀事者不詳察其本末至書於竹帛同之伯功或誤後生豈不瞎乎伯者長也白也言其咸建五長功實明白或曰霸者把也駁也言把持天子政令糾率同盟也桓公問管仲吾何君也對曰狄困於衛復兵不救須滅乃往存之仁不純爲霸君也蓋三統者天地人之始道之大綱也五行者品物之宗也道以三興德以五成故三皇五帝三王五伯至道不遠三五復反譬若循連鐶順鼎耳

窟則反本終則復始也

六國

楚之先出自帝顓頊其裔孫曰陸終娶于鬼方氏是謂女潰蓋孕而三年不育啓其左脅三人出焉啓其右脅三人又出焉其六曰季連是爲芈其後有鬻熊子爲文王師成王舉文武勤勞而封熊繹於楚食子男之采其十世孫王懷王佞臣上官子蘭斥遠忠臣屈原作離騷之賦自投汨羅水因爲張儀所欺客

死於秦到王負芻遂爲秦所滅百姓哀之爲之語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自顓頊至負芻六十四世凡千六百一十六載[redacted]燕召公奭與周同姓武王滅紂封召公於燕成王時入據三公出爲二伯自陝以西召公主之當農桑之時重爲所煩勞不舍鄉亭止于棠樹之下聽訟決獄百姓各得其所壽百九十餘乃卒後人思其德美愛其樹而不敢伐詩甘棠之所作也九世稱侯八世稱公十世稱王到

王喜爲秦所滅燕外迫蠻貊內笮齊晉崎嶇彊國之間最爲弱小幾滅者數矣然社稷血食者八九百載於姬姓獨後亡非盛德之遺烈豈其然乎[redacted]韓之先與周同姓武子事晉獻公封於韓原因以爲姓韓厥因卜者之繇陳成季之功紹趙氏之孤建程嬰之義爲晉名卿寔天所相其四代始與趙魏俱得列爲諸侯矣五世稱王到王安爲秦所滅[redacted]魏之先畢公高之後也畢公與周同姓武王滅紂

封高於畢因以爲姓其裔孫曰畢萬事晉獻公獻公伐魏滅之以封萬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魏大名也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以是有衆不亦宜乎其六世稱侯侯之孫稱王到王假爲秦所滅[redacted]趙之先與秦同祖其裔孫曰造父於周穆王爲御驊騮騄駬耳之乘西謁西王母東滅徐偃王日馳千里帝念其功賜以趙城因以爲姓子叔帶始生周事晉其後簡子地過於

諸侯權重於晉君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呼醫扁鵲視之出董安于問扁鵲曰血脉治也勿怪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學也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秦策於是出夫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之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此子所聞今主君之病與之同

不出三日病必間有言也居二日牛簡子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于九奏萬儛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有一熊欲援我射之中熊死有羆來我又射之中羆死帝甚嘉之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屬我翟犬曰及汝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衰十世而亡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酉亦不能有也董安于受言而藏之以扁鵲之言告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

他日簡子出有人當道辟之不去從者將刃當道者曰吾有欲謁於主君從者以聞簡子召之曰嘻吾有所見子晰也當道者曰屏左右願有以謁簡子屏人當道者曰主君之病臣在帝側簡子曰然子之見我何爲當道者曰帝令主君射熊羆熊皆死簡子曰是且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大難主君首之帝令主滅二卿夫熊羆皆其祖也簡子曰帝賜我二笥皆有副何也當道者曰主君之子將尅二國

於翟皆子姓也簡子曰吾見兒在帝側屬我一翟犬曰及汝子之長以賜之夫兒何說以賜翟犬當道者曰兒主君之子也翟犬代之先也主君之子其必有代及主君之後嗣且有華政而胡服并二國於翟簡子問其姓而延之以官當道者曰臣野人致帝命耳遂不見無幾范中行作亂簡子滅之此能忘之効應也簡子卒無卹立是爲襄子智伯攻襄子襄子奔之保晉陽原過從後至王澤見三人自

帶以上不可見與原過竹二節莫通爲我以是遺趙無恤原過既至以告襄子齋三日親自剖竹有朱書曰無恤余霍太山陽侯大吏三月丙戌余將使汝及滅智氏亦立我三百邑余將使賜若林胡之地至于後世且有伉王赤黑龍面鳥屬鬚眉髭髯大膺大匈脩下而馮上左任介乘奄有河室至于休溷諸貉南伐晉別北滅黑姑襄子再拜受三神之令三國攻晉陽歲餘乃以汾水灌其城城不沒

者三板城中懸釜而炊易子而食張孟談乃夜出見韓魏韓魏反與合謀而滅智氏共分其地於是趙北有代并知山遂祀三神於百邑使原過主霍太山至武靈王竟胡服騎射辟地千里到王遷信秦反間之言殺其良將李牧而任趙括遂為所滅此童謠曰趙為號秦為笑以為不信視地上生毛[redacted]陳完字敬仲陳厲公之子也初懿氏卜妻之其繇曰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于姜

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周史有以周易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厲公爲蔡所滅殺國內亂完奔于齊侯以爲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赦其不閑教訓而免諸罪戾弛於負擔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

使爲工正飲桓公酒樂曰以火辟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弗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桓公嘉之愛敬日新位比高國始食田采姓田氏焉六世田成殺簡公其三世曰和遷康公於海上食一城以祠太公以下後魏文侯乃使使言周天子及諸侯列言於周室其孫曰威王到王建用后勝之計又賓客多受秦金勸王朝秦不脩戰備秦兵平安入臨菑民無敢格者

遷王建於共國人歌之曰松耶栢耶亡建共者客耶疾建用客之不詳也

謹按戰國策太史公記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戮力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囊括八荒之意當是之時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脩守戰之備外猛將銳卒因間伺隙略定西河之城南幷漢中西定巴蜀東割膏腴之壤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不愛尊爵重寶以致天下之士當此之時

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夫四豪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愛人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其後復有甯越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陳軫召滑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廉頗之屬制其兵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軍攻秦秦人開關延敵六國之師逡遁而不敢進秦無一矢遺鏃之費而關東已困於是從散約敗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及至始皇承六世之遺烈振長策而

御宇内吞二周而叱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兼帝皇而威四海于時議者恨楚之疏遠屈原魏不用公子無忌故國削以至於亡秦因愚弱之極運震電之蕭條混壹海内爲漢驅除蓋乘天之所壞誰能支之雖阿衡宰政貢旨馭戎何益於事且有彊兵良謀雜襲繼踵每輒挫衂亦足以祛敝啓蒙矣始皇自以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遂恣睢舊習矯任其私知坑儒燔書以愚其黔

首窮奢肆欲力役無厭毒流諸夏亂延蠻貊由是二世絕祀以成大漢之資高祖踐祚四海乂安世宗攘夷境崇演禮學制度文章冠於百王矣

風俗通義皇霸卷第一

風俗通義正失第二

孔子曰衆善焉必察之衆惡焉必察之孟軻云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傳言失指圖景失形衆口鑠金積毀消骨久矣其患之也是故樂正后夔有一足之論晉師已亥渡河有三豕之文非夫大聖至明孰能原析之乎論語名不正則言不順易稱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糾其謬曰正失也

樂正后夔一足

俗說夔一足而用精專故能調暢於音樂謹按呂氏春秋魯哀公問於孔子樂正夔一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以夔爲樂正始治六律和均五聲以通八風而天下服重黎又薦能爲音者舜曰夫樂天地之精得失之節故唯聖人爲能和樂之本夔能和之平天下若夔一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行

丁氏家穿井得一人

俗說丁氏家穿井得一人於井中也

謹按吕氏春秋宋丁氏無井常一人溉汲於外及自穿井喜而告之吾穿井得一人傳之聞於宋君公問其故對曰得一人之使非得一人於井中也

封泰山禪梁父

俗說仙宗上有金篋玉策能知人年壽脩短武帝探策得十八因讀曰八十其後果用耆長武帝出璽印石裁有兆朕奉車子侯即没其印乃止武帝畏惡亦殺去之封禪書說黃

帝升封泰山於是有龍垂鬍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群臣後宮從者七十餘人小臣獨不得上乃悉持龍髯拔墮黃帝之弓小臣百姓仰望黃帝不能復乃抱其弓而號故後世因曰烏號弓孝武皇帝時齊人公孫卿言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今歷正值黃帝之日聖主亦當上封則能神仙矣

謹按尚書禮天子巡守歲二月至于岱宗孔子稱封泰山禪梁父可得而數七十有二蓋

王者受命易姓改制應天下太平功成封禪以告平也所以必於岱宗者長萬物之宗陰陽交代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徧雨天下唯泰山乎封者立石高一丈二尺廣三尺階三等必於其上示增高也尅石紀號著已績也或曰金泥

銀繩印之璽下禪梁父禮祠地主去事之殺示增廣也禪謂壇墠當有所與也三皇禪於繹繹明已功成而去德者居之繹繹者無所指斥也五帝禪於亭亭德不及於皇亭亭名山其身禪予聖人三王禪於梁梁父者信父者子言父子相信與也孝武皇帝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有玉牒書秘書江淮間一茅三春爲神藉五色上益雜封縱遠方奇獸飛禽及白雉加祠兕牛犀象之屬其亭曰天增授

皇帝泰元神策周而復始皇帝敬拜泰靈其夜有光如流星晝有白雲起封中於是作明堂汶上令諸侯各治邸車駕前後五至祠以元鼎六年告封改爲元封武帝已年四十七矣何緣反更得十八也就若所云明神禍福必有徵應權時倒讀焉能誕招期乎奉車子侯驟乘上下臣不預封事何因操印没石乃止暴病而死悼惕無已又言武帝與仙人對博碁没石中焉蹄迹處于今尚存虛妄若此

非一事也予以空偽承乏東嶽忝素六載數聘祈祠咨問長老賢通上泰山者云謂鑿處剋石文昧難知也殊無有金篋玉牒探籌之事春秋以爲傳聞不如親見見之人斯爲審矣傳曰五帝聖焉死三王仁焉死五伯智焉死其隕落崩薨之日不能感至百年詩云三后在天論語曰古皆沒太史記黃帝葬於橋山騎龍升天豈不惟乎烏號弓者柘桑之林枝條暢茂烏登其上下乘者地烏適飛去後

從撥殺取以爲弓因名烏號耳

葉令祠

俗說孝明帝時尚書郎河東王喬遷爲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常詣臺朝帝怪其數而無車騎密令太史候望言其臨至時常有雙鳧從南飛來因伏伺見鳧舉羅但得一雙舄耳使尚方識視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每當朝時葉門鼓不擊自鳴聞於京師後天下一玉棺於廳事前令臣吏試入終不動搖喬

曰天帝獨欲召我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宿夜葬於城東土自成墳縣中牛皆流汗吐舌而人無知者號葉君祠牧守班録皆先謁拜吏民祈禱無不如意若有違犯立得禍明帝迎取其鼓置都亭下畧無音聲但云葉太史侯望在上西門上遂以占星辰省察氣祥言此令即僊人王喬者也

謹按春秋左氏傳葉公子高姓沈名諸梁古者令曰公忠於社稷惠恤萬民方城之外莫

不欣戴白公勝作亂子西子期劫惠王以兵葉公自葉而入至于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胃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矣若傷君是絶民望也若之何不胃乃胃而進又遇一人曰何爲胃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日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人知不死其亦無有奮心猶將旌君以狥於國而又掩面以絶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胃而進之與國人攻白公奔山而縊生烹石乞迎反惠王整肅官司退

而老於葉及其終也葉人追思而立祠功施於民以勞定國兼茲二事固祠典之所先也此乃春秋之時何有近孝明乎周書稱靈王太子晉幼有盛德聰明博達師曠與言弗能尚也晉年十五顧而問曰吾聞大師能知人年之短長也師曠對曰女色赤白女聲清女色不壽晉曰然吾後三年將上賓於天女愼無言禍將及女其後太子果死孔子聞之曰惜夫殺吾君也後世以其自豫知其死傳稱

王子喬仙或人問仙楊雄以爲處羲神農黃帝堯舜殞落文王葬畢孔子葬魯城之北獨不愛其死乎知非人之所能也生乎生乎吾恐名生而實死也國家畏天之威思求譴告故於上西門城上候望近太史寺令丞躬親靈臺位國之陽之安別在宮中懼有得失故參之也何有伺一飛鳥遂建其處乎世之矯誣豈一事哉

燕太子丹天爲雨粟烏白頭馬生角厨

人生害足井上株木跳度瀆

俗說燕太子丹爲質於秦始皇執欲殺之言能致此瑞者可得生活丹有神靈天爲感應於是建使歸國

謹按太史記燕太子丹與秦始皇遇之益不善丹恐而亡歸歸求勇士荆軻秦武陽函樊於期之首貢督亢之地圖秦王大悅禮而見之變起兩楹之間事敗而荆軻立死始皇大怒乃益發兵伐燕燕王走保遼東使使斬丹

以謝秦燕亦遂滅丹畏死逋歸耳自爲其父所戮手足圯絕安在其能使雨粟其餘云云乎原其所以有玆語者丹實好士無所愛惜也故閭閻小論飭成之耳

孝文帝

孝成皇帝好詩書通覽古今間習朝廷儀體尤善漢家法度故事常見中壘校尉劉向以世俗多傳道孝文皇帝小生於軍及長大有識不知父所在日祭於代東門外高帝數夢

見一兒祭已使使至代求之果得文帝立爲代王及後徵到後期不得立日爲再中及即位爲天子船自節儉集上書囊以爲前殿帷常居明光宮聽政爲皇太薄后持三年服廬居枕塊如禮至以發大病知後子不能行三年之喪更制三十六日服治天下致升平斷獄三百人粟升一錢有此事不同對曰皆不然

謹按漢高三年魏王豹叛漢附楚漢使大將

韓信擊虜豹姬薄夫人傳詣雒陽織室漢王見薄姬內後宮幸之生文帝二年而爲王者子常居宮闕內不棄捐軍中祭代東門高皇后八年後九月已酉夕即位就未央幸前殿下赦令即位時以昏夜日不再中文帝雖節儉未央前殿至奢者雕文五采畫華榱壁璫軒檻皆飾以黃金其勢不可以書囊爲帷奢儉好醜不相副侔又文帝以後元年六月已亥崩未央宮在時平常聽政宣室不居明光宮

及皇太薄后以孝景二年四月壬子薨葬南陵文帝先太后崩不爲皇太薄后持三年服文帝遵漢家基業初定重承軍旅之後百姓新免於干戈之難故文帝宜因修秦餘政教輕刑事少與之休息以儉約節欲自持初開籍田躬勸農耕桑務民之本即位十餘年時五穀豐熟百姓足倉廩實蓄積有餘然文帝本修黃老之言不甚好儒術其治尚清淨無爲以故禮樂庠序未修民俗未能大化苟温

飽完給所謂治安之國也其後匈奴數犯塞侵擾邊境單于深入寇掠賊害北地都尉殺畧吏民係虜老弱驅畜産燒積聚候騎至甘泉烽火通長安京師震動無不憂懣是時大發興材官騎士十餘萬軍長安帝遣丞相灌嬰擊匈奴文帝自勞兵至太原代郡由是北邊置屯待戰設備備胡兵連不解轉輸絡繹費損虛耗因以年歲穀不登百姓饑乏穀糴常至石五百時不升一錢前待詔賈捐之爲

孝元皇帝言太宗時民賦四十斷獄四百餘
案太宗時民重犯法治理不能過中宗之世
地節元年天下斷獄四萬七千餘人如捐之
言復不類前世斷獄皆以萬數不二百人文
帝即位二十三年日月薄蝕地數震動毀壞
民廬舍關東二十九山同日崩潰水出河決
酸棗大風壞都雨雹如桃李深者厚三尺狗
馬及人皆生角大雩蝗虫文帝下詔書曰間
者陰陽不調日月薄蝕年穀不登大遭旱蝗

饑饉之害謫見天地災及萬民丞相御史議可以佐百姓之急推此事類似不及太宗之世不可以爲升平上曰吾於臨朝統政施號令何如向未及對上謂向校尉帝師傅耆舊洽聞親事先帝歷見三世得失事無善惡如聞知之其言勿有所隱向曰文帝時政頗遺失皆所謂悔恡小疵耶嘗輦過郎署問中郎馮唐以趙將廉頗馬服唐言今雖有此人不能用也推輦而去還歸禁中召責讓唐頓首

陳言聞之於祖父道廉頗李牧爲邊將市租諸入皆輸莫府而趙王不問多少日擊牛灑酒勞賜士大夫賞異有故能立威名今臣竊聞雲中太守魏尚邊之良將也匈奴常犯塞爲寇尚追之吏士爭居前樂盡死力斬首上功誤差數級下之吏尚竟抵罪由是言之雖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及河東太守季布治郡有敢召欲以爲御史大夫左右或毀言使酒後不用布見辭去自陳曰臣幸得待罪河

東無故而見徵召此人必以臣欺國者既到無用此人亦有以毀傷臣者今以一人言則進之以一人言則退之臣恐天下有以見朝廷短也上有慙色卒遣布之官及太中大夫鄧通以佞幸吮癰瘍濃汁見愛擬於至親賜以蜀郡銅山令得鑄錢通私家之富侔於王者封君又爲微行數幸通家文帝代服衣冠襲氈帽騎駿馬從侍中近臣常侍期門武騎獵漸臺下馳射狐兎畢雉刺擬是時待詔賈

山諫以爲不宜數從郡國賢良吏出遊獵重令此人負名不稱其與及太中大夫賈誼亦數陳止遊獵是時誼與鄧通俱侍中同位誼又惡通爲人數廷譏之由是疏遠遷爲長沙大傅既之官內不自得及渡湘水投吊書曰闒茸尊顯佞諛得意以哀屈原離讒邪之咎亦因自傷爲鄧通等所愬也成帝曰其治天下孰與孝宣皇帝向曰中宗之世政教明法令行邊境安四夷親單于款塞天下殷富百

姓康樂其治過於太宗之時亦以遭遇匈奴賓服四夷和親也上曰後世皆言文帝治天下幾至太平其德比周成王此語何從生向對曰生於言事文帝禮言事者不傷其意群臣無小大至即便從容言上止輦聽之其言可者稱善不可者喜笑而已言事多褒之後人見遺文則以爲然世之毀譽莫能得實審形者少隨聲者多或至以無爲有故曰堯舜不勝其善桀紂不勝其惡桀紂非殺父與君

也而世有殺君父者人皆無道如桀紂此不勝其惡故若文帝之仁賢不勝其善世俗褒揚言其德比成王治幾太平也然文帝之節儉約身以率先天下忍容言者令咽臣子之短此亦通人難及似出於孝宣皇帝者也如其聰明遠識不忘數十年事制持萬機天資治理之材恐文帝亦且不及孝宣皇帝向以爲如此及至世間言文帝小生於軍中長大祭代東門外使者求得之因立爲代王徵當

即位後期日爲之再中集上書囊以爲前殿帷常居光明宮聽政爲薄太后持三年服治天下致升平斷獄三百人粟一升一錢凡此十餘事皆俗人所妄傳言過其實及傳會或以爲前皆非是如劉向言

東方朔

俗言東方朔太白星精黃帝時爲風后時爲務成子周時爲老聃在越爲范蠡在齊爲鴟夷子皮言其神聖能興王霸之業變化無

常

謹按漢書東方朔平原人也孝武皇帝時招延賢良文學之士待以不次之位故四方多上書言得失自衒鬻者於是朔詣闕自陳十二失父長養兄嫂年十三學書十四擊劒十六誦詩十九習孫吳兵法又常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三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如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爲天子大臣矣朔文辭不遜高

自稱譽由是見偉稍益親幸官至太中大夫倡優畜之不豫國政劉向少時數問長老賢通於事及朔時人皆云朔口諧倡辯不能持論喜爲凡庸誦說故今後世多傳聞者而楊雄亦以爲朔言不純師行不純德其流風遺書蔑如也然朔所以名過其實以其恢誕多端不名一行應諧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非夷齊是柳惠其滑稽之雄乎朔之逢古射覆其事浮淺行於衆僮兒牧豎莫

不眩耀而後之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附著之耳安在能神聖歷世爲輔佐哉

淮南王安神仙

俗說淮南王安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鴻寶苑秘枕中之書鑄成黃白白日升天謹按漢書淮南王安天資辨博善爲文辭孝武以屬諸父甚尊之招募方伎怪迂之人述神仙黃白之事財殫力屈無能成獲乃謀叛逆剋皇帝璽丞相將軍大夫已下印漢使符

節法冠趙王彭祖列侯讓等議曰安廢法行邪僻詐僞心以亂天下營惑百姓背叛宗廟春秋無將將而必誅安罪重於將反形已定圖書印及他逆無道事驗明白丞相弘廷尉湯以聞上使宗正以符節治王安自殺太子諸所與謀皆取夷國除爲九江郡親伏白刃與衆棄之安在其能神仙乎安所養士或頗漏亡耻其如此因飾詐說後人吠聲遂傳行耳

王陽能鑄黃金

漢書曰說王陽雖儒生自寒賤然好車馬衣服極爲鮮好而無金銀文繡之物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不蓄積餘財去位家居亦布衣疏食天下服其廉而恠其奢故俗傳王陽能作黃金

謹按太史記秦始皇欺於徐市之屬求三山於海中通同道隱形體弦詩想蓬萊而不免沙丘之禍孝武皇帝茲益迷謬文成五利處

之不疑妻以公主賜以甲第家累萬金身佩四印辭窮情得亦旋梟裂淮南王安銳精黃白庶幾輕舉卒離親伏白刃之罪劉向得其遺文奇而獻之成帝令典尚方鑄作事費甚多而方不驗劾向大辟繫須冬獄兄陽成侯乞入國半故得減死秦漢以天子之貴四海之富淮南竭一國之貢稅向假尚方之餙然不能有成者夫物之變化固自有極王陽何人獨能乎哉語曰金不可作世不可度王陽

居官食禄雖爲鮮明車馬衣服亦能幾所何足恠之乃傳俗説班固之論陋於是矣

宋均令虎渡江

九江多虎百姓苦之前將募民捕取武吏以除賦課郡境界皆設陷穽後太守宋均到乃移記屬縣曰夫虎豹在山龜鼉在淵物性之所託故江淮之間有猛獸猶江北之有雞豚今數爲民害者咎在貪殘居職使然而反逐捕非政之本也壞檻穽勿復課録退貪殘進

忠良後虎悉東渡江不爲民害
謹按尚書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擒紂於牧野言猛怒如虎之奔赴也詩美南仲闞如嘷虎易稱大人虎變其文炳君子豹變其文蔚傳曰山有猛虎草木茂長故天之所生備物致用非以傷人也然時爲害者乃其政使然也今均思求其政舉清黜濁神明報應宜不爲災江渡七里上下隨流近有二十餘虎山栖穴處毛鬣豈能犯陽侯凌濤瀨而

橫厲弋俚語狐欲渡河無奈尾何舟人楫櫂猶尚畏怖不敢迎上與之周旋云悉東渡誰指見者堯舜欽明在上穆契允懿於下當此時也寧復有虎耶若均登據三事德被四海虎豈可抱負相隨乃至鬼方絶域之地乎

彭城相袁元服

俗說元服父字伯楚爲光禄卿於服中生此子時年長矣不孝莫大於無後故收舉之君子不隱其過因以服爲字

謹按元服名賀汝南人也祖父名原爲侍中安帝始加元服百官會賀臨嚴乘出而孫適生喜其加會因名曰賀字元服原父安爲司徒中心蹇匪躬盡誠事國啓發和帝誅討竇氏中興以來最爲名宰原有堂搆之稱矜於法度伯楚名彭清擬夷叔政則冉季歷典三郡致位上列賀早失母不復繼室云曾子失妻而不娶曰吾不及尹吉甫子不如伯奇以吉甫之賢伯奇之孝尚有放逐之敗我何人哉

及臨病困勑使留葬侍衛先公愼無迎取汝母喪柩如亡者有知往來不難如其無知祇爲煩耳虞舜葬於蒼梧二妃不從經典明文勿違吾志清高舉動皆此類也何其在服中生子而名之賀者乎雖至愚人猶不云耳子爲蕭令周旋謁辭故司空宣伯應賢相把臂言易稱天地大德曰生今俗間多有禁忌生三子者五月生者以爲妨害父母服中子犯禮傷孝莫肯收舉袁元服功德爵位子孫巍

巍仁君所見越王勾踐民生三子與乳母孟嘗君對其父若不受命於天何不高尸誰能及者夫學問貴能行君體博雅政宜有異乎荅曰齊楚之事敬聞命矣至於元服其事如此明公既爲鄉里超然遠覽何爲過聆晉語簡在心事乎於是欣然悅服績以大言苟有過人必知之我能勝仲尼哉元服子夏甫前後徵命終不降志亞作者之遺風矣正甫亦有重名今見沛相載德五世而被斯言之玷

恐多有宣公之論故備記其終始

風俗通義正失第二

風俗通義愆禮第三

夫聖人之制禮也事有其制曲有其防爲其可傳爲其可繼賢者俯就不肖跂及是故子張過而子夏不及然則無愈子路喪姊暮而不除仲尼以爲大譏況於忍能矯情直意而已也哉詩云不愆不忘帥由舊章論語不爲禮無以立故注近世苟妄曰愆禮也

九江太守武陵威生不識母常自悲感游學京師還於陵谷中見一老母年六

十餘因就問母姓為何曰陳家女李氏何故獨行曰我孤獨欲依親家子威再拜長跪自白曰子威少失慈母姓陳舅氏亦李又母與二親同年會遇於此乃天意也因載歸家供養以為母

謹按禮繼母如母慈母如母謂繼父之室慈愛已皆有母道故事之如母也何有道路之人而定省世間共傳丁蘭刻木而事之今此之事豈不是似如仁人惻隱哀其無歸直可

收養無事正母之號耳

大將軍掾燉煌宣度爲師大常張文明

制杖

謹按禮記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至子路亦然請喪夫子如父而無服群居則否今人乃爲制杖同之於父論者既不匡糾而云觀過知仁謂心之哀惻終始一者也凡今杖者皆在權戚之門至有家遭齊衰同生之痛俯伏墳

墓而不歸來眞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也無他也度福報耳凡庸小生夫何譏稱然宣度涼州知名士吾是以云耳

山陽太守汝南薛恭祖喪其妻不哭臨殯於棺上大言自同恩好四十餘年服食祿賜男女成人幸不爲夭夫復何恨哉今相及也

謹按禮爲適妻杖重於宗也妻者既齊於已澄灑酒以養姑舅契闊中饋經理蚕織

傳重其爲恩篤勤至矣且鳥獸之微尚有回翔之思喁噍之痛何有死喪之感終始永絕而曾無惻容尚當內崩傷外自矜飭此爲矯情僞之至也俚語婦死腹悲唯身知之又言妻非禮所與此何禮也豈不悖哉大尉山陽王龔與諸子並杖太傳汝南陳蕃袁隗皆制衰經列在服位躬入隧哀以送之近得禮中王公諸子魏杖亦過矣

弘農太守河內吳匡伯康少服職事號

爲敏達爲侍御史與長樂少府黃瓊共佐清河王事文書印成甚嘉異之後臣去濟南相瓊爲司空比比援舉起家拜尚書遷弘農班詔勸耕道於澠池間瓊薨即發喪制服上病載輜車還府謹按春秋大夫出使聞父母之喪徐行而不反君追還之禮也臣雖爲瓊所援舉由郡縣功曹州治中兵曹位朝廷尚書也凡所按選豈得復爲君臣者耶今臣與瓊其是矣剖符

守境勸民耕桑肆省寃疑和解仇怨國之大事所當勤恤而顧私恩傲狠自遂若宮車晏駕何以過茲論者不深察而歸之厚多有是言及其人患失而亦曰其然尚空衷周陽舉荀慈明有道太尉鄧伯條舉訾子盛直方正二公薨皆制齊衰世非一然荀訾通儒於義足責或舉者名位斥落子孫無繼多不親至何乃衰乎過與不及古人同稱吊服之制斯近之矣

河南尹大山羊翮祖在家平原相封子衡葬母子衡故臨太山數十日時翮祖去河南矣子衡四從子舅慈復爲太山士大夫用此行者數百人皆齊衰經帶時與太尉府自劾歸家故侍御史胡毋季皮獨過相候求欲作衰謂君不爲子衡作吏何制服曰衆人若此不可獨否又謂足下徑行自可今反相歷令子失禮僕豫竊有吊服可依其制因爲裁

縞冠幘袍單衣定大爲同作所非然潁川有識陳元方韓元長蔡毋廣明咸嘉是焉

謹按禮爲舊君齊衰三月謂策名委質爲臣吏者也子衡臨郡日淺無他功惠又非其身翮祖位則亞卿雅有令稱義當綱紀人倫爲之節文而首倡導犯禮違制使東嶽一郡朦朦焉豈不愍哉由郤人失凡子皐爲之哀雖失於子衡歸於曼慈者矣

太原郝子廉飢不得食寒不得衣一介不取諸人曾過婦飯留十五錢默置席下去每行飲水常投一錢井中

謹按易稱天地交萬物生人道交功勳成語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士相見之禮贄用脯雉受而不拒而交荅焉唯祭飯然後拜之孔子食於施氏未嘗不飽何有同生之家而顧錢者哉傷恩薄禮弊之至也孟軻譏仲子吐鴟鴞之羹而食井上苦李鮑

焦耕田而食穿井而飲非妻所織不衣餓於山中食棗或問之此棗子所種耶遂嘔吐立枯而死世不乏異惟其似旃孔子疾眯貪眯退思狂狷狷者有所不爲亦其介也

南陽張伯大鄧子敬小伯大三年以兄禮事之伯臥床上敬寢下小榻言常恐清旦朝拜俱去鄉里居緱氏城中亦教授坐養聲價伯大爲議郎益州太守子敬辟司徒公車徵

謹按禮記十年兄事之五年肩隨之詩云如切如嗟如琢如磨朋友衍衍閭閭各長其儀也凡兄弟相愛尚同輿而出同床而寢今相校三年耳幸無骨血之屬坐作鬼怵旦朝言恐論語恭而無禮則勞且晏平仲稱善與人交豈徒拜伏而已哉易設四科出處語默傳曰朝廷之人入而不能[redacted]出山林之民往而不能反二者各有所長而弃聖絶知遯世保真當窮深山樂天知命今居維氏息偃城郭

往來帝都招延賓客無盈誨人拱默而已飾
虛矜僞誑世耀名辭細即巨終爲利動春秋
譏宋伯姬女而不婦今二子胥胥遠大失矣
公車徵士汝南夏甫少舉孝廉爲司徒
椽人間之事無所關也其後閉戸塞牖
不見賓客清旦東向再拜朝其母念時
時往就之子亦不得見復踰拜耳頭不
著巾身無單衣足常木蹻食止壞粲云
我無益家事莫之能彊及母終亡不列

服位

謹按孝經生事愛敬死事哀感一家之中諭若異域下牀闇拜遠於愛敬者矣祖載崩隧又不能送遠於哀感者矣巾所以飾首衣所以蔽形此乃士君子所以自別於夷狄者也唯喪者訟者露首草舍餘昌有哭長沮丈人避世之士由訣子路紋雞黍見其子焉何有藏一室中不出戶庭以此爲高斯亦婢婢鯉趨而過庭聞詩聞禮而陳亢喜於得三不當

近之何乃苦茲者乎

公車徵士豫章徐孺子比爲太尉黃瓊所辟禮文有加孺子隱者初不荅命瓊薨既葬負笈往涉齋一盤酸哭於墳前孫子琰故五官郎將以長孫制杖聞有哭者不知其誰亦於倚廬哀泣而已孺子無有謁刺事訖便去子琰大恠其故遣瓊門生孝季瑋追請辭謝終不肯還謹按禮凡吊喪者既哭興踊進問其故哀之

至也孺子所以經三千里越度山川而親至者非徒徇於已顧義報乎哭酸墳前是也記當即其帳衾問勞子琰子琰宿有善名在禮無違儻見微闕教誨可乎如何儻忽甚於路人昔黔敖忽於嗟來然君子猶以爲其嗟可去謝可食今與黃有恩故矣孝子寢伏苫塊又孺子到便詣墳無介夫何爲哉

風俗通義衍愆禮第二

風俗通義過譽第四

孔子稱大哉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又曰君子之道忠恕而已至於訐以爲直隱以爲義枉以爲厚僞以爲名此衆人之所致譽而明主之所必討蓋觀過知仁謂中心篤誠而無妨於化者故覆其違理曰過譽也

長沙太守汝南郅惲君章少時爲郡功曹郡俗冬饗百里內縣皆齎牛酒到府宴飲時太守司徒歐陽歙臨饗禮訖教

曰西部督郵繇延天資忠貞稟性公方典部折衝摧破姦雄不嚴而治書曰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蓋舉善以教則不能者勸今與諸儒共論延功顯之于朝主簿讀教戶吏引延受賜慱前跪曰司正舉觥以君之罪告謝于天明府有言而誤不可覆掩按延資性貪邪外方內圓朋黨構姦罔上害民所在荒亂虐而不治怨慝並作百姓苦之而明府以惡爲

舍殷肱莫爭此既無君又復無臣君臣俱喪孰與偏有君雖傾危臣子扶持不至於亡惲敢再拜奉觥歙甚慙

謹按禮諫有五風爲上稍爲下故入則造膝出則詭辭舍則稱君過則稱己暴諫露言罪之大者而歙於饗中用延爲吏以紫亂朱大妨王命造次顛沛不及諷諭雖舉觥彊歙可行也今惲久見授任職在昭德塞違爲官擇人知延貪邪罔上害民所在荒亂怨慝並作

此爲惡積愆非一旦一夕之漸也孔子以匹夫朋徒無幾習射矍相之圃三捨而去者過半汝南中十大郡万城四十養老復敬化之至延姦豐彰著無與比崇臧文仲有言見無禮於君者若鷹鸇之逐鳥雀農夫之務去草也何敢宿留不即彈黜姦佞而須於萬人之中乃暴引之是爲陷君君子不臨深以爲高不因少以爲多況創病君父以爲已功者哉而論者苟眩虛聲以爲美談汝南楚之界也

其俗急疾有氣決然自君章之後轉相放式好干上怵忮以采名譽末流論起於愛憎政在陪祿也

司空潁川韓稜少時爲郡主簿太守與被風病恍忽誤亂稜陰扶輔其政出入二年署置教令無愆失興子嘗出教欲轉從吏稜執不聽由是發露被考與免官稜坐禁固章帝即位一切原除也

謹按易稱守位以仁尚書無曠庶官詩云彼

君子不素飡亏論語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漢興吏病百日應免所以卹民急病懲俗逋慝也今興官尊任重經畧千里當聽訟侍祠班詔勸課早朝旰食夕惕若厲不以榮禄爲樂而以黔首爲憂位過招殃靈督其豐風疾恍忽有加無瘳稜統機括知其虛實當聽上病以禮選引何有上欺天子中誣方伯下誑吏民扶輔耄亂政自已出雖幸無闕罪已不容於誅矣爲人謀而不忠愛人而以姑息凡人

不可兒於君子乎上令與貪昧之罪子被署用之愆章問洶赫父子湮沒執事如此謂禮義何稜宜禁固終身中原非是

太原周黨伯況少爲卿佐發黨過於人中辱之黨學春秋長安聞報讎讎之義轂講下辭歸報讎到與卿佐相聞期鬬日卿佐多從正往使卿佐先扶刀然後相擊佐欲直令正擊之黨被創困乏佐服其義勇篤與養之數日蘇與乃知非其

家即徑歸其亡勇果乃至於是謹按孝經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樂正子春下堂而傷足三月不出既瘳矣猶有憂色身無擇行口無擇言脩身慎行恐辱先也而伯兒被殺則得就業卿佐雖云凶暴何緣侵已今見辱者必有以招之身自取焉何尤於人親不可辱在我何傷凡報讎者謂爲父兄耳豈以一朝之忿而肆其狂怒者哉既遠春秋之義殆今先祖不復血食

不孝不智而兩有之歸其義勇其義何居

汝南陳茂君因爲荆州刺史時南陽太守灌恂本名清能茂不入宛城引車到城東爲友人衛修母拜到州恂先是茂客仕蒼梧還到修家見修母婦說修坐事繫獄當死因詣府門移辭乞恩隨輩露首入坊中容止嚴恪鬚眉甚偉太守大驚不覺自起立賜巾延請甚嘉敬之即馬出修南陽士大夫謂恂能救解修

戕彈繩不撓修竟極罪恂亦以它事去南陽疾惡殺修爲之語曰衛修有事陳戕治之衛修無事陳戕殺之

謹按春秋王人之微處于諸侯之上坐則專席止則專館朱軒駕駟威烈赫奕就恂素爲官速謗當便入傳引見詰問糾其贓狀以時列聞文王日昃不暇食周公坐而俟旦且非爲己私皆公也何有志百姓塗炭之急便迺光昭舊交之問乎鮑宣州牧行部多宿下亭

司直舉劾以爲輕威指命坐之刑黜今茂濵弃天常進止由已孰使毀之小人譽之自我爲之古人病諸以爲大譏哉與修善由鴈鶩之愛其子適所以害之者

度遼將軍安定皇甫規威明連在大位欲退避弟數上病不見聽會友人上郡太守王旻物故規素編到下亭迎喪發服送之因令客客告并州刺史胡芳言規擅遠軍營赴私違公當及舉奏荅曰

威明欲得避弟故作激發我爲朝廷惜其功用何能爲此私家計耶規後爲中即將督幷凉益三州時有黨事懼見及因先自上言臣前薦故太常張奐才任將帥是附黨也又臣論輸左校時太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爲黨人所附也昔有畏舟之危而自投水者蓋憂難與處樂其亟決

謹按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

是四國傳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事一君論語夫子温良恭儉讓以得之立朝忘家即戎忘身身且忘之況於弟乎方殊俗越溢太爲邊害朝廷北辟公肝食覩義在出身折衝弭難而誅伐已定當見鎮慰何有挾功苟念去位弟實雋德不患無位而徒闕葦何所堪施彊推轂之亂儀于度孝武皇帝爲驃騎將軍霍去病治弟舍勑令視之曰匈奴不滅何以家爲去病外戚末屬一切武夫尚能

抗節洪毅而規世家純儒何獨負弍又以黨事先自勞衒如有白驗其於及已而形兆求不可得唯是從何憚於病曰畏舟之危自投於水憂難於處樂其亟決主幸必不坐太誓有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人之所忌災自取之蓋嚴楊惲勳著王室言事過差皆伏大辟以隆主威抑驕侵也規顧第私也離局姦也誘巧詐也畏舟慢也四罪是矣殺決可也

南陽五世公爲廣漢太守與司徒長史
段遼叔同歲遼叔太子名舊才操鹵鈍
小子髡旣見齒鄉黨到見股肱曰太守
與遼叔同歲恩結締素薄命早亡幸來
臨郡今年且以此相饒舉其子如無罪
得至後歲貫魚之次敬不有違有主簿
柳對曰明府謹終追遠興微繼絕然舊
實不如髡宜可授之世公於是厲聲曰
丈夫相臨兒女尚欲舉之何謂高下之

間耶釋兄用弟此爲故殃段氏之家豈
稱相遭遇之意乎竟舉舊也世ㄙ轉換
南陽與東萊太守蔡伯起同歲欲舉其
子伯起自乞子瓚尚弱而弟琰幸以成
人是歲舉琰明年復舉瓚瓚十四未可
見衆常稱病遣詣生交到十八乃始出
治劇平春長上書臣甫弱冠未任宰御
乞留宿衛尚書劾奏增年受選減年避
劇請免瓚官詔書左遷武當左尉會車

騎將軍馬緜南征武陵蠻夷緜與伯起同時公府辟璿爲軍曲候璿歸臥家軍功除新陽長官至下邳相

謹按古無孝廉雅有貢士貢士恩義經傳無以也春秋諸侯朝覲會遇大夫亦豫其好禮記曰大夫三月葬同位畢至此言謹終悼亡不說子弟當見寵拔也魯有右成叔聘衛右宰穀留而觴之陳樂而不樂酒酣而不飲送以璧其妻孥贖宅而居之分祿而食之其子

長乃辟孔子稱可寄百里之命託六尺之孤臨大節而不可奪相於之義具於此矣語有曰白頭如新交蓋如舊簞食壺漿會於樹陰臨別眷眷念在報効何有同歲相臨而可拱默者哉春秋因其可褒而褒之若乃世公二郡之舉斯爲過矣然世人亦多淺薄在者無之亡者無顧覆之施飢寒緩急視之若遺非徒如此而已至有可否之際受刑詠者人各有心兩不得中夫孝廉平除則有社稷民人

傷及民人實宜料度以爲後圖

汝南戴幼起三年服竟讓財與兄將妻子出客舍中住官池田以耕種爲上計史獨車載衣資表汝南太守上計史戴紹車後舉孝廉爲陝令

謹按禮有東宮西宮辟子之私不足則資有餘亦歸之於宗也此言兄弟無離異之義也凡讓財者類與弟子弟尚幼恩情注希有與兄既出之日可居家下家無屋宗家猶有贏

田廬田可首粥力者耳何必官池客舍既推獨車復表其上爲其飾僞良亦昭晰幼起同辟有薛孟嘗者與弟子共居弟子常求分力不能止固乃聽之都與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汝不能使之田屋取其荒壞者曰我少時所作買意所戀也器物取其久者曰我服食久身口安之也外有共分之名內實十三耳子弟無幾盡之輒復更分如此者數傳稱表益三凡子分而供其公家之費此則然

矣論語泰伯三讓民無得而稱之焉何有讓數十萬畏人而不知欲令皦皦乃如是乎方之袁薛差以千里凡同居上也通有無次也讓其下耳況若幼起仍斯不足貴矣

江夏太守河內趙仲讓舉司隸茂材爲高唐令密乘輦車徑至高唐變易名姓止都亭中十餘日默入市里觀省風俗已呼亭長問新令爲誰從何官來何時到也曰縣已遣吏迎乘有起居曰正我

是也亭長怖遽拜謁竟便具吏其日入舍乃謁府數十日無故便去爲郡功曹所選頗有不用因稱狂亂首走出府門太守以其宿有重名忍而不罪後爲太將軍梁冀從事中郎將冬月坐庭中向日解衣裘捕虱已因傾臥厥形悉表露將軍夫人襄城君云不潔清當亟推門將軍嘆曰是趙從事絶高士也他事若此非一也

謹按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左氏傳曰舊章不可無也凡張官置吏爲之律度故能攝固其位天下無覬覦也今仲讓不先謁府乃徑到縣俱諜吏民爾乃入舍論語升車必正立執綏不內顧不掩不備不見人短見禮記戶有二屨不入將上堂聲必揚家且猶若此況於長吏乎君子之仕行其道也民未見德唯詐是聞遠薦功曹策名委質就有不合當徐告退古既待放須起乃逝何得亂道進退

自由傲很天常若無君父洪範陳五事以貌爲首孝經列三法以服爲先仲讓居有田業加之祿賜勢可免凍餒之厄未必須冬日之煖也利不體皆山也河内殷之舊都國分爲三康叔之風既激而紂之化由存其俗士大夫本矜好大言而少實行

風俗通義過譽第四

風俗通義十反第五

易記出處默語書夷九德咸事同歸殊塗一致百慮不期相反各有云尚而已是故伯夷讓國以採薇展禽不去於所生孔丘周流以應聘長沮隱居而耦耕墨翟摩頂以放踵楊朱一毛而不爲十本息偃以藩魏包胥重璽而存郢夷吾朱絃以三歸平仲辭邑而濯纓惠施從車以百乘扈徒步而裸形甯戚商歌以干禄顏闔踰墻而遁榮高柴趣門以避難

季路求入而隕零端木結駟以化貨殖顏回屢空而弗營孟獻高宇以夷室原憲蓬門而株楹傳曰人心不同有如其面古今行事是則然矣比其舛曰十反

太尉沛國劉矩叔方父宇叔遼累祖卿尹好學敦整士名不休揚又無力援仕進陵遲而叔方雅有高問遠近偉之州郡辟請未嘗荅命往來京師委質通門太尉徐防太傅桓焉二公嘉其孝敬慰

愍契闊爲之先後叔遼由此辟公府博士徵議郎叔方爾乃翻然改志以禮進退三登台袞號爲名宰○陽瞿令左馮翊田煇叔都兄字威都俱合純懿不隕洪祚叔都最爲知名郡常欲爲察授之煇恥越賢兄懼不得免因緣他疾遂託病瘖家人妻子莫知其情人數恐灼持之有度後在田舍天連陰雨友人張子平吉仲考等客共穿踰奪取衣衾窮夜

獨處迫切至矣然無聲響饗徒喑喑而已
子平因前抱持曰我某公也謂汝避兄
耳何意眞然耶天喪斯人吾儕將何效
乎相對歔欷哀動左右間積四歲戚都
果舉遷安定長史據輜乘緌還歷鄉里
薦祀祖考叔都沃酹神坐順仰因語是
月司隸太尉大將軍同時並辟爲侍御
史舉茂才不幸早隕威都官至武都太
守太尉掾○汝南范滂孟博天資聰叡

辯於持論舉孝廉光禄王事京師歸德
四方影附父字叔矩遭母憂既葬之後
饘粥不贍叔矩謂其兄弟禮不言事辯
杖而起今俱匍匐號咷上闕奠酹下困
餬口非孝道也因將人客於九江田種
蓄牧多所收獲以解債負士成家立祀
三年服闋二兄仕進叔矩以自替於喪
紀獨寢墳側服制如初哀猶未歇郡舉
至孝拜中司勾章長病去官博士徵兄

憂不行司徒梁國盛允字子翮爲議郎慕孟博之德貪樹於有禮謂孟博家公區區欲辟大臣宜令邑人廉薦之孟博厲聲曰老夫年尊絶意世事又海内清高當路非一退而告人子翮欲德我我不受也子翮亦以恨遂不得辟孟博病去受事而常幹宰相之職

謹按禮父爲士子爲天子武王建有周之號謚大王王季言王業肇於此矣越裳重九譯

獻白雉周公薦陳祖廟曰先人之德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前漢詔曰海內大亂兵革並起朕被堅執銳自率士卒犯危難平暴亂優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也今上尊號曰太上皇春秋之義因其可褒而褒之孝經曰敬其父則子悅叔矩則其孝敬則粥身苦思率禮無違矣則其友于則褒兄委榮盡其哀情矣則其學藝則家法洽覽誨人不倦矣則其政事則施於已試靡有闕

遺矣君子百行子產有四凡在他姓尚宜褒之況於父乎敬意之至猶用喜悅況於寵族乎抗爽言以拒厚旨抑所生以爲己高忍能厲然獨享其榮若乃不令之下愚流貨財於權嬖此罪人也田煇託疾上也劉矩屈體次也范滂吾無取焉耳

巴郡太守太山但望伯門爲司徒掾同產子作客殺繫望自劾去星行電征數日歸趨詣府露首肉袒辭謝太守大尉

李固謝與相見頓頭流血自說弟薄命早亡以孤爲託無義方之教自陷罪惡自男穿既與知情幸有微衂乞以代之言甚哀切李公達於原度即活出之○

高唐令樂安周糾孟玉爲大將軍掾弟子使客殺人捕得太守盛亮陰爲宿留糾亦自劾去詣府亮與相見不乞請又不辭謝亮告賓客周孟玉欲作抗直不恤其親我何能枉憲乎遂斃于獄弟婦

不哭死子而哭孟玉世人誤之猶以爲高

謹按春秋叔牙爲慶父殺般閔公大惡之甚而季子緣獄有所歸不探其情緩追逸賊親親之道州吁既殺其君而雪用其人石碏惡之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君子猶曰純臣之道備矣於恩未也君親無將王誅宜耳今二家之子幸非元惡但望誠心內發哀情外露義動君子合禮中矣周糾苟執果毅忽如路人

昔樂羊爲魏伐中山獻其子羹文侯壯其功而疑其心秦西巴蜀命放獸而孟氏旋進其位麗猶不忍兒弟子乎孟軻譏無惻隱之心傳曰於厚者薄則無所不薄矣

豫章太守汝南封祈武興泰山太守周乘子居爲太李張所舉函封未發張病物故夫人於柩側下帷見六孝廉曰李氏蒙國厚恩據重任咨嘉休懿相授歲貢上欲報稱聖朝下欲流惠氓隷今李

氏獲保首領以天年終而諸君各懷進退未肯發引妾幸有二孤足統喪紀正相追隨蓬數墳柏何若曜德王室昭顯亡者亡者有靈實寵賴之殁而不朽此其然乎於是周乘顧謂左右諸君欲行周乘當止者莫逮郎君盡其哀惻乘與鄭伯堅即日辭行祈與黃叔度郅伯嚮盛孔叔留隨轜柩乘拜郎遷陵長治無異稱意亦薄之其官與祈相反俱爲侍

御史公車令享相位焉

謹按孝經資於事父以事君君親臨之厚莫重焉春秋國語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禮斬衰公士大夫衆生爲其君乘雖見祭授函封未發未離陪隸不與賓于王爵諸臨城社民神之主也義當服勤關其祀紀夫人雖有懇切之教蓋子不以從令爲孝而乘輿猥然要勒同僚去喪即寵謂能有功異也明試無效亦旋告退安在其顯君父德美之有

河内太守廬江周景仲嚮每舉孝廉請之上堂家人宴飲皆令平仰言笑晏晏如是三四臨發贈以衣齊皆出自中子弟中外過歷職署輸於所望曰移臣作子於之何有[redacted]河内太守司徒潁川韓演伯南舉孝廉唯臨辭一與相見無所寵拔曰我已舉若豈可令恩偏積於一門乎

謹按春秋左氏傳夫舉無他也唯善所在親

疏一也祈奚稱其讎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舉其偏不爲黨建一官而三物成晉國賴之君子歸焉蓋人君者闢門開窻號咷博求得賢而賞聞善若驚無適也無莫也周不綜臧否而務蘊崇之韓演不唯善是務越此一槩夫不擇而彊用之與可用而敗之其罪一也

安定太守汝南胡伊伯建平長樊紹孟建俱爲司空虞放掾屬放遜位自劾還家郡以伊爲主簿迎新太守曰我是宰

士何可委質於二朝乎因出門名戶占繫陳國紹曰柳下惠不去父母之國君子不辭下位獨行服事後公黃瓊大以爲恨移書汝南論正主者吏絕紹文書而更辟伊

謹按春秋尊公曰宰其吏爲士言於四海無所不統馬孟軻稱不枉尺以直尋況於枉尋以直尺柳下惠不枉道以事人故三黜而不去孔子謂之不恭今紹見編會以禮遊引耳

其義不同於此伊心明審自求多福近靈帝之末司徒掾弘農董君考上名典君事不得自劾暫以家急假太守季崇請乞相見頻領功曹與俱班録訖乃謝遣時公素隱意亦非之然彈糾自是之後彌以滋甚郡用從事縣用府吏上下溷淆良可穢也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國之大綱也可不申勑小懲而大戒哉

宗正南陽劉祖奉爲郡屬曹吏左騎校

尉薛丞君卓爲戶曹史太守公孫慶當祠章陵舊俗常以衣冠子孫容止端嚴學問通贍見任顧問者以爲御史時功曹白用劉祖祖曰既託帝王肺腑過聞前訓不能備光輝胥附之任而當側身陪乘執策握革有死而已無能爲役薛丞因前自白今明公乘出未有御者雖云不敏敢克人之周旋進對補察時闕言出戒謨大見敬重亦以祖爲高歲盡俱

舉孝廉

謹按周禮保氏掌六藝之教其一曰御論語曰吾何執執御乎子適衛冉子僕有政事之士列于四友然猶御者不爲役也春秋左氏傳晉悼公即位程鄭爲乘馬御訓群駟知禮今國家大駕大僕親御他出奉車都尉寧可復言執策握革而辭讓之乎凡黔首皆五帝子孫何獨今之肺腑當見優異也宗廟之人或在甽畝人之化也何日之有舊時長吏質

樣子皆駕御故曰從兒君臣父子其揆一也臣不肯御乎豈可然公子遂偃蹇不使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劉祖幸免罪戾而見寢賞公孫於是失政刑矣

聘士彭城姜肱伯雅京兆韋著休明靈帝踐祚太后臨朝陳寔以忠見害中常侍曹節秉國之權大作威福翼寵名賢以弭已謗於是起姜肱爲犍爲太守著東海相肱告其人吾以虛獲實蘊藉彀

價盛明之際尚不委質況今政在家哉遂乘桴浮海莫知其極而著驩以承命駕言宵征民不見德唯戴是聞論輸左

校

謹按易稱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傳曰朝廷之人入而不能出山林之士往而不能返言各有長也孔子嘉虞仲夷逸作者七人亦終隱約姜肱高尚其事見得思義豈不綽綽有餘裕哉韋著邁種其德少有云補可

也虐刑以逞民心怨痛德薄位尊力小任重古人懼旃鮮能不及矣

趙相汝南李統少幼爲冀州刺史[redacted]兒所奏耳目不聰明股肱掾史咸用忿憤欲詣闕自理統聞知之歷收其家遣吏追還曰相久忝重任負於素餐羊漸七十禮在懸車頃被疾病念存首丘比自乞歸未見聽許州家幸能爲相得去實上願也居無幾果徵時冀州有疑獄章

帝見問統統處當詳平克厭上心曰君大聰明刺史侵君統曰臣受國厚恩官尊祿重不能自竭有以報稱久抱重疾氣力羸露耳聾目眩守虛隕越自分奄忽填壑猥得承望闕廷親見御座不勝其喜權時有瘳辭出之後必復故也刺史不侵臣也上悅其遜即日免況拜統侍中○司徒九江朱儁以年老為司隸虞詡所奏耳目不聰明見掾屬大怒曰

顛而不扶焉用彼相君勞臣辱何用爲於是東閤祭酒周舉曰昔聖帝明王莫不歷象日月星辰以爲鏡戒熒惑比有變異豈能手書密以上聞倀曰可自力也舉爲創草臣聞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臣竊見九月庚辰今月丙辰過熒惑於東井辟金光輝合并移時乃出經術淺未不曉天官見其非常昭昭再見誠切惙之誠懇憤夫月

者太陰熒惑火星不宜相干臣聞盛德之主不能無異但當變改有以供御孔子曰雖明天子熒惑必謀禍福之徵慎察用之孝宣皇帝地節元年月蝕熒惑明年有霍氏亂孔子曰火上不可握熒惑班變不可息志帝應其修無極此言熒惑火精尤史家所宜察也楚莊曰災異不見寡人其亡今變異屢臻此天以佑助漢室覺悟國家也臣誠懼史官畏

忌不敢極言惟陛下深留聖思按圖書之文鑒古今之戒召見方直極言而靡諱親賢納忠推誠應人猶影響也宋景公有善言熒惑徙舍延年益壽況乎至尊感不旋日書曰天威棐諶言大德輔誠也周公將沒戒成王以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言此五官存亡之機不可不謹也臣願陛下思周旦之言詳左右清禁之內謹供養之官嚴宿衛之

身申勅屢省務知戒慎以退未萌以此
無疆謹匍匐自力手書密上上覽倀表
嘉其忠謨倀目數病手能細書謝案大
臣苟肆私意詡坐上謝倀蒙慰勞
謹按論語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夫子温良
恭儉讓以得之傳曰心苟不競何憚於病朱
倀位極人臣視事數年訖無一言彌縫時闕
又倀年且九十足以悃愊義當自引以避賢
路就使有枉欣以俟命耳何能乃發忿欲自

提理周舉爲人謀而不忠維訖匡陳起自營衛夫奉義順之謂禮愛人而不以德不可謂仁信不由中文辭何爲向遇中宗永平之政救罪不暇何慰勞之有李統內省不夜進對温雅明主是察終爲長者

蜀郡太守潁川劉勝季陵去官在家閉門却掃歲時致敬郡縣荅問而已無所褒貶雖自枝葉莫力太僕杜密周甫亦去北海相在家每至郡縣多所陳說牋

記括屬太守王昱頗厭苦之語次聞得
京師書公卿舉故大臣劉季陵高士也
當急見徵密知以見激因曰明府在九
重之內臣吏惶畏天威莫敢盡情劉勝
位故大夫見禮上賓俯伏甚於鼈蜡冷
漼比如寒蜓無能往來此罪人也清雋
就義隱居篤學時所不綜而密達之冤
疑勳賢成陳之罪所折而密啓之明府
賞賢得中令聞休揚雖自天然之姿猶

有萬分之一詩不云乎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人情所有庶不爲闕既不吝是多見譏論夫何爲哉於是昱甚悅服待之彌厚

謹按論語澹臺滅明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君子思不出其位孟軻亦以爲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劉勝在約思純其靜已甚若時意宴及言論折中亦無嫌也杜密婆娑府縣干與王政就若所云猶有公私既

見識切不楚坐謝負而多伐善以為已力惟顏之厚博而俗矣

風俗通義十反第五

風俗通義聲音第六

易稱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詩云鍾鼓鏘鏘磬管鎗鎗降福穰穰書曰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鳥獸且猶感應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夫樂者聖人所以動天地感鬼神按萬民成性類者也故黃帝作咸池顓頊作六莖帝嚳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韶禹作夏湯作護武王作武周公作勺勺言能斟勺先祖之道也武言以功定天下也護言救民

也夏大承二帝也韶繼堯也大章章之也五英英華茂也六莖及根莖也咸池備矣其後周室陵遲禮崩樂壞諸侯恣行競悅所習桑間濮上鄭衛宋趙之聲彌以放遠滔湮心耳乃忘平和亂政傷民致疾損壽重遭暴秦遂以闕忘漢興制氏世掌大樂頗能紀其鏗鏘而不能說其義武帝始定郊祀巡省告封樂官多所增飾然非雅正故繼其條暢曰聲音也昔皇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

竹於嶰谷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而吹之以爲黃鐘之管制十二筒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爲六雌鳴亦爲六天地之風氣正而十二律之五聲於是乎生八音於是乎出聲者宮商角徵羽也音者土曰塤匏曰笙革曰鼓竹曰管絲曰絃石曰磬金曰鐘木曰柷詩曰鶴鳴九皐聲聞于天書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由是言之聲本音末也

商

謹按劉歆鍾律書商者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五行爲金五常爲義五事爲言凡歸爲臣

角

謹按劉歆鍾律書角者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五行爲木五常爲仁五事爲貌凡歸爲民

官

謹按劉歆鍾律書宮者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倡始施生爲四聲綱也五行爲土五常爲信

五事爲思凡歸爲君

徵

謹按劉歆鍾律書徵者祉也物盛大而繁祉也五行爲火五常爲禮五事爲視凡歸爲事

羽

謹按劉歆鍾律書羽者宇也物聚藏宇覆之也五行爲水五常爲智五事爲德凡歸爲物故聞其宮聲使人溫潤而廣大聞其商聲使人方正而好義聞其角聲使人整齊而好禮

聞其徵聲使人惻隱而博愛聞其羽聲使人
善養而好施宮聲亂者則其君驕商聲錯者
則其臣壞角聲繆者則其民怨徵聲洪者則
其事難羽聲差者則其物亂春宮秋律百卉
必彫秋宮春律萬物必榮夏宮冬律雨雹必
降冬宮夏律雷必發聲夫音樂至重所感者
大故曰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
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
之謂也

塤一作壎者古今字也

謹按世本暴辛公作塤詩云天之誘民如塤如篪塤燒土也圍五寸半長二寸半有四孔其二通凡爲六孔

笙

謹按世本隨作笙長四寸十二簧像鳳之身正月之音也物生故謂之笙詩云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大笙謂之簧小者謂之和

鼓

謹按易稱鼓之以雷霆聖人則之不知誰所作也鼓者郭也春分之音也萬物郭皮甲而出故謂之鼓周禮六鼓雷鼓八面路鼓四面晉鼓皆二面詩云擊鼓其鏜論語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管

謹按詩云嘒嘒管聲簫管備舉禮樂記管漆竹長一尺六孔十二月之音也物貫地而牙故謂之管尚書大傳舜之時西王母來獻其

白玉琯昔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泠道舜祠下得生白玉管知古以玉爲管後乃易之以竹耳夫以玉作音故神人和鳳皇儀也

琴

謹按世本宓羲作八尺一寸四十五絃黃帝書泰帝使素女鼓瑟而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爲二十五絃春秋師曠爲晉平公奏清徵之音有玄鶴二八從南方來進於廊門之扈再奏之而成列三奏之則延頸而鳴舒翼而

舞音中宮商聲聞于天平公大說坐者皆喜平公提觴而起爲師曠壽反坐而問曰音莫悲於清徵乎師曠曰不如清角平公曰清角可得聞乎師曠曰不可昔黃帝駕象車交龍畢方並轄蚩尤居前風伯進掃雨師灑道虎狼在後毒蛇伏地大合鬼神於太山之上作爲清角今主君德薄不足以聽之聽之將恐有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聞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一奏之有雲從西北

起再奏之暴風亟至大雨澧沛裂帷幕破俎豆憧廊庑凡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于室側身遂疾痛晉國大旱赤地三年故曰不務德治而好五音則窮身之事也今瑟長五尺五寸非正器也

磬

謹按世本毋句作磬尚書豫州錫貢磬錯詩云笙磬同音論語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者曰有心哉

鐘

謹按世本乘作鐘秋分之音也詩鼓鐘于宮聲聞于外論語云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周景王將鑄大鐘單穆公諫夫先王之制鐘也大不出均重不過石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小大器用於是乎出故聖人慎之今王作鐘聽之弗及比之不度鐘聲不可以知和制度不可以出節無益於樂而鮮民財將焉用之

柷

謹按禮樂記柷漆桶方畫木方二尺五寸高尺五寸中有椎上用柷止音爲節書曰合止柷敔笙鏞以間聲所以五者繫五行也音所以入者繫八風也傳曰八音之變不可勝聽也由經五藝六而其枝別葉布繁華無已也

琴

謹按世本神農作琴尚書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詩云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雅琴者樂之統也與八音並行然君子所

常御者琴最親密不離於身非必陳設於宗廟鄉黨非若鐘鼓羅列於虡懸也雖在窮閭陋巷深山幽谷猶不失琴以爲琴之大小得中而聲音和大聲不譁人而流漫小聲不湮滅而不聞適足以和人意氣感人善心故琴之爲言禁也雅之爲言正也言君子守正以自禁也夫以正雅之聲動感正意故善心勝邪惡禁是以古之聖人君子慎所以自感因邪禁之適故近之閒居則爲從容以致思焉

如有所窮困其道閉塞不得施行及有所通達而用事則著之於琴以抒其意以示後人其道行和樂而作者命其曲曰暢暢者言其道之美暢猶不敢自安不驕不溢好禮不以暢其意也其遇閉塞憂愁而作者命其曲曰操操者言遇苗遭害困厄窮迫雖怨恨失意猶守禮義不懼不懾樂道而不失其操者也伯子牙方鼓琴鍾子期聽之而意在高山子期曰善哉乎巍巍若太山頃之間而意在流

水鍾子又曰善哉乎湯湯若江河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以爲世無足爲音者也今琴長四尺五寸法四時五行也七絃者法七星也

空侯又坎侯

謹按漢書孝武皇帝賽南越禱祠太一后土始用樂人侯調依琴作坎坎之樂言其坎坎應節奏也侯以姓冠章耳或說空侯取其空中琴瑟皆空何獨坎侯耶斯論是也詩云坎

坎鼓我是其文也

箏

謹按禮樂記五絃筑身也今并涼二州箏形如瑟不知誰所改作也或曰秦蒙恬所造

筑

謹按太史公記燕太子丹遣荆軻欲西刺秦王與客送之易水而設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歌爲濮上音士皆垂髮涕泣後爲羽聲慷慨而索隱目髮盡上指冠荆軻入秦事敗

而死漸離變名易姓爲人庸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伎癢不能出言曰彼有善不善從者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丈人作樂召前使擊筑一坐稱美賜酒而漸離念久畏約毋窮已時乃退出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莫不驚愕下與亢禮以爲上客使擊筑歌無不潸泣而去者宋子客傳之聞於秦始皇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高漸離始皇惜其善擊筑重殺

之乃矐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漸離乃以鉛置筑木中後進得近舉筑朴始皇不中於是遂誅

筑

謹按易稱日晏之離不鼓缶而歌詩云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缶者瓦器所以盛漿秦人鼓之以節歌太史公記趙惠文王與秦昭王會於澠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曰某日秦王與

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竊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奏缶以相樂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進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張目叱之皆靡於是秦王不懌爲一擊缶相如顧召御史書曰秦王爲趙王擊缶也

笛遂同

謹按樂記武帝時丘仲之所作也笛者滌也所以滌滌邪穢納之於雅正也長二尺四寸

七孔其後又有羌笛馬融笛賦曰近世雙笛從羌起羌人伐竹木及巳龍鳴水中不見後截竹吹之音相似刻其上孔通洞之材以當擩便易特京君明賢識音律故本四孔加以一君明所加孔後出是謂商聲五音

批把

謹按此近世樂家所作不知誰也以手批把因以爲名長三尺五寸法天地人與五行四絃象四時

竽

謹按禮記管三十六簧也長四尺二寸今二十三管

簧

謹按世本女媧作簧黃簧笙中簧也詩云吹笙鼓簧承筐是將

篇

謹按周禮篇師氏掌教國子吹篇詩云以篇不僭篇樂之器竹管三孔所以和衆聲也

篪　同　箎

謹按世本蘇成公作篪管樂十孔長尺一寸詩云伯氏吹塤仲氏吹篪

簫

謹按尚書舜作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其形參差像鳳之翼十管長一尺

籟

謹按禮樂記三孔籥也大者謂之產其中謂之仲小者謂之筦

菰

謹按漢書舊注菰吹鞭也菰者憮也言其節憮威儀

荻

謹按漢書注荻萹也言其聲音荻荻名自定也

風俗通義聲者第六

風俗通義窮通第七

易稱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然時有昏晦詩美滔滔江漢南北之紀然時有壅滯論語固天縱之莫盛於聖然時有困否日月不失其體故蔽而復明江漢不失其源故窮而復通聖人不失其德故廢而復興非唯聖人俾爾亶厚夫有恒者亦允臻矣是故君子厄窮而不閔勞辱而不苟樂天知命無怨尤焉故録先否後喜曰窮通也孔子困於陳蔡之間七

日不嘗粒藜羹不糝而猶絃琴於室顏回擇菜於戶外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逐於魯削迹於衛拔樹於宋今復見厄於此殺夫子者無罪籍夫子者不禁夫子絃歌鼓儛未嘗絶音蓋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顏淵無以對以告孔子孔子怛然推琴喟然而嘆曰由與賜小人也召吾語之子路與子貢入子路曰如此可謂窮矣夫子曰由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

道以遭亂性之患其何窘之爲故内省不疚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大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栢之茂也昔者桓公得之莒晉文公得之曹越得之會稽陳蔡之厄於丘其幸乎自衛反魯刪詩書定禮樂制春秋之義著素王之法復相定公會于夾谷昭舊以正其禮杭辭以拒其侮齊人謝過來歸鄆讙龜陰之田焉

孟軻受業於子思既通游於諸侯所言皆以

爲迂遠而闊於事情然終不屈道趣舍枉尺以直尋嘗仕於齊位至卿後不能用孟子去齊尹士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爲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祿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軻曰夫尹士烏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爲速王庶幾改諸王如改之則必反予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

予然後浩然有歸志魯平公駕將見孟子嬖人臧倉謂曰何哉君所謂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爲賢乎禮義正子曰克告於君君將爲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之所能也吾不遇於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又絕糧於鄒薛困殆甚退與萬章之徒序詩書仲尼之意作書中外十一篇以爲聖王不作諸侯恣行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於

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也吾爲此懼閑先王之道距楊墨放淫辭正人心熄邪說以承三聖者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梁惠王復聘請之以爲上卿孫況齊威宣王之時聚天下賢士於稷下尊寵若鄒衍田駢淳于髡之屬甚衆號曰列大

夫皆世所稱咸作書刺世是時孫卿有秀才年十五始來遊學諸子之事皆以爲非先王之法也孫卿善爲詩禮易春秋至襄王時而孫卿最爲老師齊尚循列大夫之缺而孫卿三爲祭酒焉齊人或讒孫卿乃適楚楚相春申君以爲蘭陵令人或謂春申君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孫卿賢者也今與之百里地楚其危乎春申君謝之孫卿去之游趙應聘於秦是時七國交爭尚於權詐而孫卿守禮

義貴術籍雖見窮擯而猶不黜其志作書數十篇疾濁世之政國亂君危相屬不遵大道而營乎巫視信機祥蘇秦張儀以邪道說諸侯以大貴顯隨而笑之曰夫不以其道進者必不以其道士又小五伯以爲仲尼之門羞稱其功後客或謂春申君曰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衰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彊故賢者所在君尊國安今孫況天下賢人所去之國其不安乎春申君使請孫況況遺春申

君書刺楚國因爲歌賦以遺春申君因不得已乃行復爲蘭陵令焉

虞卿游說之士也一見趙孝成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拜爲上卿故號爲虞卿其後范雎之仇魏齊亡過平原君於是秦昭王請平原君願爲布衣之交與飲數日請曰周文王得呂尚而以爲太公齊桓得管夷吾而以爲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范君之仇在君之家願使人取其頭不然吾不出君

於關平原君曰貴而交者爲賤也富而友者爲貧也夫魏齊者勝之交也在困不出況今又不在臣所乎昭王乃遣趙王書曰范君之仇魏齊在平原君家王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又不出王之弟於關趙孝成王乃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印與魏齊間行念諸侯莫可以赴急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以至楚而信陵君聞之畏秦

猶與未肯見曰虞卿何如人哉時侯嬴在傍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虞卿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斤再見拜爲上卿三見平受相印萬戶侯當是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印捐萬戶侯而間行以急士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知人固未易也信陵君大慙駕如野迎之魏齊間信陵君之初重見之大怒而自刎趙王聞之卒取其頭與秦秦乃遣

平原君虞卿遂留於魏魏趙畏秦莫復用困而不得意乃著書八篇號虞氏春秋焉子孟嘗君逐於齊見反譚子迎於溍曰君怨於齊大夫乎子孟嘗君曰有譚子曰如意則殺之乎夫富貴則人爭歸之貧賤則人爭去之此物之必至而理之固然也願君勿怨請以市論朝而盈焉夕而虛焉非朝愛之而夕憎之也求在故往亡故去子孟嘗君曰謹受命於是削所怨者名而已

韓信常從南昌亭長食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早食食時信往不為具食信亦知意遂絕去釣城下有一漂母見信飢飯之竟漂數十日信曰吾必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耳豈望報乎淮陰少年有侮信者曰君雖佼麗好帶長劒怯耳能死刺我不能則出我跨下於是信熟視之俛出跨下匍匐一市人皆笑以為信怯後佐命大漢功冠天下封為楚王賜所食母千金及亭長與百

錢公小人也爲德不竟召辱信之少年以爲中尉告諸侯將相曰此人壯士也方辱我時豈不能殺之殺之無名故忍至於此也

韓安國爲梁中大夫坐法抵罪蒙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燃乎田甲曰燃則溺之居無幾梁內史缺孝景皇帝遣使者即拜安國爲內史起徒中爲二千石田甲亡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乃宗甲肉袒謝安國笑曰公等可與治乎卒善遇之

李廣去雲中太守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當夜從一騎出飲田間還霸陵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宿亭下居無何匈奴入遼西大為邊害於是孝武皇帝乃召廣為北平太守廣請霸陵尉與俱至軍斬之上書謝罪上報曰將軍者國之爪牙也司馬法曰登車不式遭喪不服振旅撫師以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形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伏是以名

聲暴於夷貊威稜憺乎鄰國夫報忿除害捐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乃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稱朕之指哉

太尉沛國劉矩叔方爲尚書令失將軍梁冀意遷常山相去官冀妻兄孫禮爲沛相矩不敢還鄉里訪友人彭城環玉都玉都素敬重矩欲得其意喜於見歸爲除處所意氣周密人有請玉都者禍至無日何宜爲其主乎玉都因事遠出家人不復占問暑則鬱蒸寒則

凜凍且飢且渴如此一年矩素直亮衆談同
愁異亦舉窘轉薄爲厚上補從事中郎復爲
尚書令五卿二公爲國光鎮王都慙悔自絶
司徒中山祝恬字伯休公車徵道得温病過
友人鄴令謝著著距不通因載病去至汲積
六七日止客舍中諸生曰今君所苦沈結困
無醫師聞汲令好事欲往語之恬曰謝著我
舊友也尚不相見視汲令初不相知語之何
益死生命也醫藥曷爲諸生事急坐相守吉

凶莫見收舉便至寺門口白時令汝南應融義高聞之驚愕即嚴便出徑詣牀蓐手自收模對之乘涕曰伯休不世英才當爲國家幹輔人何有生相知者默止客舍不爲人所知避近不自貞我家上有尊老下有弱小願相隨俱入解傳伯休辭讓融遂不聽歸取衣車厚其薦蓐躬自御之手爲丸藥口嘗饘粥身自分熟三四日間加甚劣極便制衣棺器送終之具後稍加損又謂伯休吉凶不諱憂怖

交心間粗作備具相對悲喜宿止傳中數十
餘日伯休彊健入舍後室家酣宴乃別伯休
到拜侍中尚書僕射令豫章太守大將軍從
事中郎義高爲廬江太守八年遭母喪停柩
官舍章百餘上得聽行服未闋而怙拜司隸
薦驒自代歷典五郡名冠遠近著去鄴淺薄
流聞不爲公府所取
司徒潁川韓演伯南爲丹陽太守坐從兄季
朝爲南陽太守刺探尚書演法車徵以非身

中賊疊道路聽其從容至蕭蕭令吳斌演同
歲也未至謂其賓從到蕭乃一相勞而斌內
之猝奸堅其鏁挺躬將兵馬送之出境從事
汝南閻符迎之於杼秋相得令止傳舍解其
桎梏入與相見爲致餚異曰明府所在流稱
今以公徵往便原除不宜深入以介意意氣
過於所望到亦遇赦其間無幾演爲沛相斌
去官乃臨中台首辟符焉
太傅汝南陳蕃仲舉去光祿勳還到臨潁巨

陵亭從者擊亭卒數下亭長閉門收其諸生人客皆猒毒痛欲復收蕃蕃曰我故大臣有罪州郡尚當先請今約勑兒客無素幸皆坐之何謂乃欲相及相守數時會行亭掾至困乃得免時令范伯弟亦即殺其亭長蕃本召陵父梁父令別仕平輿其祖河東太守家在召陵歲時往祠以先人所出重難解亭止諸家舍時令劉子輿亦本凡庸不肯出候股肱爭之爾乃會其家上蕃持板迎之長跪令徐

乃下車即坐不命去板辭意又不謙恪蕃深忿之令去顧謂賓客平輿老夫何欲召陵令哉不但爲諸家故耶而爲小豎子所慢孔子曰假我數年乎其明年桓帝赫然誅五侯鄧氏海內望風草偃子輿以臧疾見彈埋於當世矣蕃起於家爲尚書僕射太中大夫太尉謹按尚書曰人惟求舊詩云雖有兄弟不如友生論語又要不忘平生之言周禮九兩友以任得民是以隋會圖其身而不遺其友鮑

叔度其德而固推管子厥後陵逼彌巳凋翫伐木有鳥鳴之刺谷風有弃予之怨陳餘張耳攜手遯秦友猶父子及擾國爭權還爲豺虎自漢所稱王貢彈冠蕭朱結綬博育復隙其終始以交爲難況容悅偶合而能申固其好者哉故長平之吏移於冠軍魏其之客移於武安鄭當汲黯亦旋復然翟公疾之乃書其門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貴一賤交情乃見自古患焉非直今也韓信寵秩出跨下之

人斯難能也安國不念舊惡合禮中平李廣因威歸忿非義之理宣尼暨陳皆降而復升兼濟天下唯虞卿逼於彊秦獨舍其身繼述篇籍垂訓後昆昔子夏心戰則癯道勝如肥何必高位豐爵以爲靦懾也

風俗通義窮通第七

風俗通義祀典第八

禮天子祭天地山川歲徧春秋國語凡禘郊宗祖報此五者國之典禮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爲質者也及天之三辰所昭仰也地之五行所生殖也九州名山川澤所出財用也非是族也不在祀典禮矣論語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又曰淫祀無福是以泰山不享季氏之旅而易美西鄰之禴祭蓋重祀而不貴牲

敬實而不求華也自高祖受命郊祀祈望世有所增武帝尤敬鬼神于時盛矣至平帝時天地六宗已下及諸小神凡千七百所今營寓夷泯宰器闕亡蓋物盛則衰自然之道天其或者欲反本也故記叙神物曰祀典也

先農

謹按春秋左氏傳曰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

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周四月今二月也先農之時也孝文帝二年正月詔曰農者天下之本其開籍田朕躬帥耕以給宗廟粢盛令民間名曰田官古者使民如借故曰籍田

社神

孝經說社者土地之主土地廣博不可偏敬故封土以爲社而祀之報功也周禮說二十五家置一社但爲田祖報求詩云乃立冢土

又曰以御田祖以祈甘雨

謹按春秋左氏傳曰共工有子曰勾龍佐顓頊能平九土爲后土故封爲上公祀以爲社非地祇

稷神

孝經說稷者五穀之長五穀衆多不可偏祭故立稷而祭之

謹按春秋左氏傳有烈山氏之子曰柱能殖百穀疏果故立以爲稷正也周棄亦以爲稷

正也周棄亦以爲稷自商以來祀之禮緣生以事死故社稷人祀之也則祭稷穀不得稷米稷反自食也而邾文公用繒子干次睢之社司馬子魚諫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祭以爲人也民人神之主也用人其誰享之詩云吉日庚午既伯既禱豈復殺馬以祭馬乎孝經之說於斯悖矣米之神爲稷故以癸未日祠稷於西南水勝火爲金相也

靈星

俗說縣令問主簿靈星在城東南何法主簿仰荅曰唯靈星所以在東南者亦不知也

漢書郊祀志高祖五年初置靈星祀后稷也歐爵簸揚田農之事也

謹按祀典既以立稷又有先農無爲靈星復祀后稷也左中郎將賈逵說以爲龍第二有天田星靈者神也故祀以報功辰之神爲靈星故以壬辰日祀靈星於東南金勝木爲土相

竈神

禮器記曰臧文仲安知禮燔柴於竈竈者老婦之祭也故盛於盆尊於瓶

周禮說顓頊氏有子曰黎爲祝融祀以爲竈神

謹按明堂月令孟冬之月其祀竈也五祀之神王者所祭古之神聖有功德於民非老婦也漢記南陽陰子方積恩好施喜祀竈臘日晨炊而竈神見再拜受神時有黃羊因以祀

之其孫識執金吾封原鹿侯與衛尉鯛陽侯家凡二侯牧守數十其後子孫常以臘日祀竈以黃羊

風伯

楚辭說後飛廉使奔屬飛廉風伯也謹按周禮以槱燎祀風師風師者箕星也箕主簸揚能致風氣易巽爲長女也長者伯故曰風伯皷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養成萬物有功於人王者祀以報功也戊之神爲風伯

故以丙戌日祠於西北火勝金爲木相也

雨師

春秋左氏傳說共工之子爲玄冥師鄭大夫子產禳於玄冥雨師也

謹按周禮以槱燎祀雨師雨師者畢星也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易師封也土中之衆者莫若水衆者師也雷震百里風亦如之至於太山不崇朝而徧雨天下異於雷風其德散大故雨獨稱師也丑之神爲雨師故以巳

丑日祀雨師於東北土勝水爲火相也

桃梗　葦茭　畫虎

謹按黃帝書上古之時有荼與鬱壘昆弟二人性能執鬼度朔山上章桃樹下簡閱百鬼無道理妄爲人禍害荼與鬱壘縛以葦索執以食虎於是縣官常以臘除夕飾桃人乘葦茭畫虎於門皆追效於前事異以衛凶也桃梗梗者更也歲終更始受介祉也戰國策齊語孟嘗君將西入秦諫者千數而弗聽蘇秦

欲止之曰臣之來也過於濫上有土偶人焉與桃梗相與語謂土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埏子以爲人至歲八月天霖雨濫水至則子殘矣曰不然吾西岸之土也殘則復西岸耳今子東國桃木也削子以爲人降雨下濫水至汝子而汎汎將何如矣夫秦四塞之國譬若虎口而入之則不知其可孟嘗乃止春秋左氏傳曰魯襄公朝楚會楚康王卒楚人使公親襚公患之叔孫穆叔曰祓殯而襚則布

帛也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深山窮谷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也葦茭傳曰萑葦有蓑呂氏春秋湯始得伊尹祓之於廟薰以萑葦周禮卿大夫之子名曰門子論語誰能出不由戶故用葦者欲人子孫蕃殖不失其類有如萑葦茭者交易陰陽代興也虎者陽物百獸之長也能執搏挫銳噬食鬼魅令人卒得惡遇燒

悟虎皮飲之擊其爪亦能辟惡此其驗也

雄雞

俗說雞鳴將旦爲人起居門亦昏閉晨開扞難守固禮責報功故門戶用雞也

青史子書說雞者東方之牲也歲終更始辨秩東作萬物觸戶而出故以雞祀祭也太史丞鄧平說臘者所以迎刑送德也大寒至常恐陰勝故以戌日臘戌者温氣也用其氣日殺雞以謝刑德雄著門雌著戶以和陰陽調

寒酏水節風雨也

謹按春秋左氏傳周大夫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歸以告景王曰憚其爲犧也山海經曰祠鬼神皆以雄雞魯郊祀常以丹雞祀日以其朝聲赤羽去魯侯之咎今人卒得鬼刺雘悟殺雄雞以傳其心上病賊風者作雞頭可以治蠱由此言之雞主以禦死辟惡也

殺狗磔邑四門

俗説狗別賓主善守禦故著四門以辟盜賊

也

謹按月令九門磔禳以畢春氣蓋天子之城十有二門東方三門生氣之門也不欲使死物見於生門故獨於九門殺犬磔禳犬者金畜禳者却也抑金使不害春之時所生令萬物遂成其性火當受而長之故曰以畢春氣功成而退木行終也

太史公記秦德公始殺狗磔邑四門以御蠱菑今人殺白犬以血題門戶正月白犬血辟

除不祥取法於此也

膢

謹按韓子書山居谷汲者膢臘而買水楚俗常以十二月祭飲食也又曰嘗新始殺也食新曰臑膢

臘

謹按禮傳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改爲臘臘者獵也言田獵取獸以祭祀其先祖也或曰臘者接也新故交接故大祭以報

功也漢家火行哀於戌故曰臘也

祖

謹按禮傳共工之子曰脩好遠遊舟車所至足跡所達靡不窮覽故祀以爲祖神祖者祖也詩云韓侯出祖清酒百壺左氏傳襄公將適楚夢周公祖而遣之是其事也詩云士日庚午漢家盛於午故以午祖也

禊

謹按周禮男巫掌望祀望衍旁招以茅女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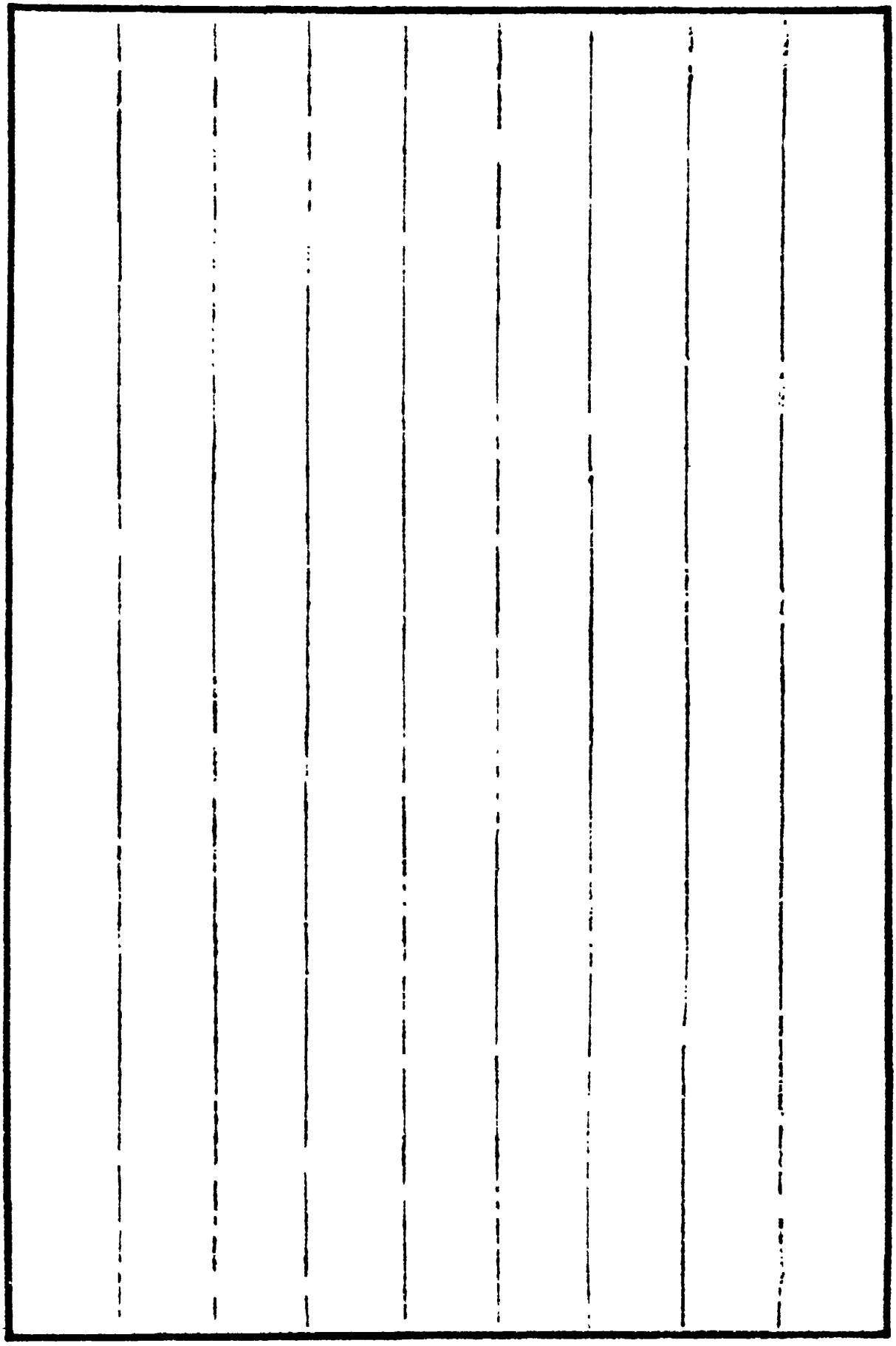
掌歲時以祓除釁浴禊者潔也春者蠢也蠢蠢搖動也尚書以殷仲春厥民析言人解瘳生疾之時故於水上釁潔之也已者祉也邪疾已去祈分祉也

司命

謹按詩云芃芃棫樸薪之槱之周禮槱燎司中司命文昌也司中文昌上六星也槱者積新燔柴也今民間獨祀司命耳刻木長尺二寸爲人像行者檐簏中居者別作小屋齊天

地大尊重之汝南餘郡亦多有皆祠以腊率以春秋之月

風俗通義祀典第八



風俗通義怪神第九

禮天子祭天地五嶽四瀆諸侯不過其望也大夫五祀士門戶庶人祖羔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又曰淫祀無福是以隱公將祭鍾巫遇賊爲氏二世欲解淫神閻樂劫弒仲尼不許子路之禱而消息之節平荀瑩不從桑林之祟而晉侯之疾間由是觀之則淫躁而畏者災自取之厥咎饗應反誠據義內省不疚者物莫能動禍轉爲福矣傳曰神者申也怪者

疑也孔子稱士之恠爲壻奚牟論語子不語恠力亂神故采其見著者曰恠神也

世間多有見恠驚怖以自傷者

謹按管子書齊公出於澤見衣紫衣大如轂長如轅拱手而立還歸寢疾數月不出有皇士者見公語驚曰物惡能傷公公自傷也此所謂澤神委蛇者也唯霸主乃得見之於是桓公欣然笑不終日而病愈予之祖父郴爲汲令以夏至日詣見主簿杜宣賜酒時北壁

上有懸赤弩照於杯形如蛇宣畏惡之然不敢不飲其日便得胞腹痛切妨損飲食大用羸露攻治萬端不爲愈後郴因事過至宣家觀視問其變故云畏此蛇蛇入腹中郴還聽事思惟良久顧見懸弩必是也則使門下史將鈴下侍徐扶輦載宣於故處設酒盃中故復有蛇因謂宣此壁上弩影耳非有他怪宣遂解甚夷懌由是瘳平官至尚書歷四郡有威名焉

世間多有惡夢變難必效

諲按晏子春秋齊景公病水十日夜夢與二日鬬而不勝晏子朝公曰吾夢與二日鬬寡人不勝我其死也晏子對曰請召占夢者立於閨使以車迎召占夢者至曰曷爲見召晏子曰公夢與二日鬬不勝恐必死也占夢者曰請反具書晏子曰無反書公無所病病者陰也日者陽也一陰不勝二陽公病將已居三日公病大愈且賜占夢者曰此非臣之功

也晏子教臣對也公召晏子將賜之晏子曰占夢者以臣之言對故有益也使臣身言之則不信矣此占夢者之力也臣無功焉公召吏而使兩賜之晏子不爲奪人之功占夢者不敝人之能

城陽景王祠

謹按漢書朱虛侯劉章齊悼惠王子高祖孫也宿衛長安年二十有氣力高后攝政諸呂擅恣章私忿之嘗入侍宴飲章爲酒吏自請

曰臣將種也請得軍法行酒有詔可酒酣章進歌儻已而復曰請爲太后耕田歌太后笑曰顧汝父知田耳老生而爲王者子安知田乎曰臣知之深耕廣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鉏而去之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亡酒者章拔劒追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軍法斬之太后左右大驚業許之矣無以罪也自是諸呂畏憚雖大臣亦皆依之高后崩諸呂作亂欲危社稷章與周勃共誅滅之尊

立文帝封城陽王賜黃金千斤立二年薨城陽今莒縣是也自琅琊青州六郡及渤海都邑鄉亭聚落皆爲立祠造飾五二千石車蓋人次第爲之立服帶綬備置官屬烹殺謳歌紛籍連日轉相誑曜言有神明其譴問禍福立應歷載彌久莫之匡糾唯樂安太傅陳蕃濟南相曹操一切禁絶肅然政清陳曹之後稍復如故安有鬼神能爲病者哉子爲營陵令以爲章本封朱虛并食此縣春秋國語以

勞定國能御大災凡在於他尚列祀典章親高祖之孫進說耕田軍法行酒時固有大志矣及誅諸呂尊立太宗功冠天下杜稷已寧同姓如此功烈如彼餘郡禁之可也朱虛與菖宜常血食於是乃移書曰到聞此俗舊多淫祀靡財妨農長亂積惑其修可忽其愚可愍昔仲尼不許子路之禱晉悼不解桑林之祟死生有命吉凶由人哀哉黔黎漸染迷謬豈樂也哉莫之徵耳今條九禁申約吏民爲

陳利害其有犯者便收朝廷若私遺脫彌彌不絕主者翫截嘆無及已城陽景王縣甚尊之惟王弱冠內侍帷幄呂氏恣睢將危漢室獨見先識權發酒令抑邪扶正忠義洪毅其歌裡祀禮亦宜之於駕乘烹殺倡優男女雜錯是何謂也三邊紛拏師老器弊朝廷旰食百姓囂然禮興在有年飢則損自今聽歲再祀備物而已不得殺牛遠迎他倡賦會宗落造設紛華方廉察之明爲身計而復僭失罰

與上同明除見處勿後中覺

九江逡遒有唐居山名有神衆巫共爲取公嫗歲易男不得復娶女不得復嫁百姓苦之

謹按時太守宋均到官主者白出錢給聘男子女均曰衆巫與神合契知其旨欲卒取小民不相當於是勑條巫家男女以備公嫗巫扣頭服罪乃殺之是後遂絕

會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民一以牛祭巫

祝賦斂受謝民畏其口懼被祟不敢拒
逆是以財盡於鬼神産匱於祭祀或貧
家不能以時祀至竟言不敢食牛害或
發病且死先爲牛鳴其畏懼如此
謹按時太守司空第五倫到官先禁絶之掾
吏皆諫倫曰夫建功立事在敢斷爲政當信
經義言淫祀無福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律不
得屠殺少齒令鬼神有知不妄飲食民間使
其無知又何能禍人遂移書屬縣曉諭百姓

民不得有出門之祀督課部吏張設罪罰犯尉以下坐祀依託鬼神恐怖愚民皆按論之有屠生輒行罰民初恐怖頗搖動不安或接祝妄言倫勑之愈急後遂斷無復有禍祟矣

鮑君神

謹按汝南鮦陽有於田得麏者其主未往取也商車十餘乘經澤中行望見此麏著繩因持去念共不事持一鮑魚置其處有頃其主往不見所得麏反見鮑魚澤中非人道路悎

其如是大以爲神轉相告語治病求福多有效驗因爲起祀舍飛巫數十帷帳鍾鼓方數百里皆來禱祀號鮑君神其後數年鮑魚主來歷祠下尋問其故曰此我魚也當有何神上堂取之遂從此壞傳曰物之所聚斯有神言人共奬成之耳

李君神

謹按汝南南頓張助於田中種禾見李核意欲持去顧見空桑中有土因殖種以餘漿溉

謹後人見桑中反復生李轉相告語有病目痛者息陰下言李君今我目愈謝以一豚目痛小疾亦行自愈衆犬吠聲因盲者得視遠近翁赫其下車騎常數千百酒肉滂池閒一歲餘張助遠出來還見之驚云此有何神乃我所種耳因就斬也

石賢士神

謹按汝南汝陽彭氏墓路頭立一石人在石獸後田家老母到市買數斤餌暑熱行疲頓

息石人下小瞑遺一片餌去忽不自覺行道
人有見者時客適會問因有是餌客聊調之
石人能治病愈者來謝之轉語頭痛者摩石
人頭腹痛者摩其腹亦還自摩他處於此凡
人病自愈者因言得其福力號曰賢士輜輦
轂擊帷帳絳天絲竹之音聞數十里尉部常
往護視數年亦自歇沫復其故矣

世間多有亡人魄持其家語聲氣所說
良是

謹按陳國張漢直到南陽從京兆尹延叔堅讀左氏傳行後數月鬼物持其女弟言我痛死喪在陌上常苦飢寒操一量不借挂柴後昔上傳子方送我五百錢在北墉中皆亡取之又李幼一頭牛本券在書篋中往求索之悉如其言婦尚不知有此女新從聟家來非其所受人哀傷益以爲審父母諸弟哀經到來迎喪去精舍數里遇漢直與諸生十餘人相追漢直顧見其家怪其如此家見漢直謂

其鬼也惴惴良久漢直乃前爲父拜說其本末且悲且喜凡所聞見若此非一夫死者漸也鬼者歸也精氣消越骨肉歸于土也夏后氏用明器殷人用祭器周人兼用之視民疑也子貢問孔子死者其有知乎曰賜爾死自知之由未晚也董無心云杜伯死親射宣王於鎬京子以爲桀紂所殺足以成軍可不須湯武之衆古事既察且復以今驗之人相啖食甚於畜生凡菜肝鱉瘕尚能病人人用物

精多有生之最靈者也何不芥蒂於其胷腹而割裂之哉猶死者無知審者矣而時有漢直爲狗鼠之所爲

世間亡者多有見神語言飲食其家信以爲是益用悲傷

謹按司空南陽來季德停喪在殯忽然坐祭牀上顏色服飾聲氣熟是也孫兒婦女以次教誡事有條貫鞭撻奴婢皆得其過飲食飽滿辭訣而去家人大哀剥斷絶如是三四家

益猷苦其後飲醉形壞但得老狗便朴殺之推問里頭沽酒家狗

世間多有狗作變恆朴殺之以血塗門戶然衆得咎殃

謹按桂陽太守汝南李叔堅少時爲從事在家狗人立行家言當殺之叔堅云犬馬諭君子狗見人行效之何傷叔堅見縣令還解冠榻上狗戴持走家大驚時復云誤觸冠冠纓挂著之耳狗於竈前蓄火家益怔忪復云兒

婢皆在田中狗助蓄火幸可不煩鄰里此有何惡里中相罵不言無狗恠遂不肯殺後數日狗自暴死卒無纖介之異叔堅辟太尉掾固陵長原武令終享大位子條蜀郡都尉威龍司徒掾凡變恠皆婦女下賤何者小人愚而善畏欲信其說類復裨增文人亦不證察與俱悼懾邪氣承虛故速答證易曰其亡斯自取災若叔堅者心固於金石妖至而不懼自求多福壯矣乎

昔晉文公出獵見大蛇高如隄其長竟路文公曰天子見妖則修德諸侯修政大夫修宮士修身乃即齋館忘食與寢請廟曰孤獲牲瘵蠹幣帛不厚罪一也遊逸無度不卹國政罪二也賦役重數刑罰慘苛罪三也有三罪矣敢逃死乎其夜守蛇吏夢天殺蛇曰何故當聖君道爲及明視之則已臭爛

武帝時迷於鬼神尤信越巫董仲舒數以爲言武帝欲驗其道令巫詛仲舒仲舒朝服南

面誦詠經論不能傷害而巫者忽死

世間多有精物妖怪百端

謹按魯相右扶風臧仲英爲侍御史家人作食設按欻有不清塵土投汚之炊臨熟不知釜處兵弩自行火從簁簏中起衣物燒盡而簏故完婦女婢使悉亡其鏡數日堂下擲庭中有人聲言汝鏡女孫年三四歲亡之求不能得二三日乃於清中糞下啼若此非一汝南有許季山者素善卜卦言家當有老青狗

物內中婉御者益喜與爲之誠欲絕殺此狗
遣益喜歸鄉里皆如其言因斷無繼介仲英
遷太尉長史

汝南汝陽西門亭有鬼魅賓客宿止有死亡
其廣猒者皆亡髮失精尋問其故云先時頗
已有怪物其後郡待奉掾宜祿鄭奇来去亭
六七里有一端正婦人乞得寄載奇初難之
然後上車入亭趨至樓下吏卒檄白樓不可
上云我不惡也時亦昏冥遂上樓與婦人棲

宿未明發去亭卒上樓掃除見死婦大驚走
白亭長亭長擊鼓會諸廬吏共集診之乃亭
西北八里吳氏婦新亡以夜臨殯火滅火至
失之家即持去奇發行數里腹痛到新頓利
陽亭加劇物故樓遂無敢復上
謹按北部督郵西平到伯夷年三十所大有
才決長沙太守到若章孫也日晡時到亭勑
前導人録事掾白今尚早可至前亭曰欲作
文書便留吏卒惶怖言當解去傳云督郵欲

於樓上觀望亟掃除須臾便上未宵樓鐙階下復有火勑我思道不可見火滅去吏知必有變當用赴照但藏置壷中耳既冥整服坐誦六甲孝經易本訖卧有頃更轉東首以拳巾結兩足幘冠之密扳劒解帶夜時有正黑者四五尺稍高走至柱屋因覆伯夷持被掩足跣脫幾失再三徐以劒帶擊魅脚呼下火上照視老狸正赤畧無衣毛持下燒殺明旦發樓屋得所髡人結百餘因從此絶伯夷舉

孝廉益陽長楚辭云鱉令尪亡泝江而上到嶓山下蘇起蜀人神之尊立爲王漢淮陽太守尹齊其治嚴酷死未及殮怨家欲燒之尪亦飛去見於書傳樓上新婦豈虛也哉

世間多有伐木血出以爲怪者

謹按桂陽太守江夏張遼叔高去隃令家居買田田中有大樹十餘圍扶疏蓋數畝地播不生穀遣客伐之六七血出客驚怖歸具事白叔高大怒老樹汁出此何等血因自嚴行

復斫之血大流灑叔高使先斫其枝上有一空處白頭公可長四五尺忽出往赴叔高高乃逆格之凡殺四頭左右皆怖伏地而叔高恬如也徐熟視非人非獸也遂伐其木其年同司空辟侍御史兗州刺史以二千石之尊過鄉里薦祝祖考白日繡衣榮美如此其禍安居春秋國語曰木石之怪夔魍魎物惡能賊害人乎

世間多有蛇作怪者

謹按車騎將軍巴郡馮緄鴻卿爲議郎發綏
笥有二赤蛇可長二尺分南北走大用憂怖
許季山孫宇寧方得其先人秘要緄請使卜
云君後三歲當爲邊將東北四五里官以東
爲名復五年爲大將軍南征此吉祥鴻卿意
威名解實應且惑居無幾拜尚書遼東太守
廷尉太常會武陵蠻夷黃高攻燒南郡鴻卿
以威名素著選登亞將統六師之任奮虎
之勢後爲屯騎校尉將作大匠河南尹復再

臨理官紀數方面如寧方之言春秋　與
內蛇鬬文帝時亦復有此傳志著其云爲而
鴻卿獨以終吉豈所謂或得神以昌乎

世間人家多有見赤白光爲變怪者
謹按太尉梁國橋玄公祖爲司徒長史五月
末所於中門外卧夜半後見東壁正白如開
門明呼問左右左右莫見因起自往手收莫
之壁自如故還牀復見之心大悸動其旦予
適往候之語次相告因爲說鄉人有董彥興

者即許季山外孫也其探賾索隱窮神知化雖駐孟京房無以過也然天性褊狹羞於卜術間來候師王叔茂請起往迎須臾便與俱還公祖虛禮盛饌下席行觴彥興自陳下土諸生無他異分幣重言甘誠有踈踖頗能別者願得從事公祖辭讓再三爾乃聽之曰府君當有恚白光如門明者然不爲害也六月上旬雞鳴時南家哭聲吉也到秋節遷比行郡以金爲名位至將軍三公公祖曰恚異如

此救族不暇何能致望於所不圖此相饒耳
到六月九日未明太尉楊秉暴薨七月二日
拜鉅鹿太守鉅邊有金後爲度遼將軍歷登
三事今妖見此而應在彼猶趙孝夢童子裸
歌而吳入郢也

風俗通義怪神第九

風俗通義山澤第十

孝經曰聖不獨立智不獨治神不過天地同靈造虛由立五嶽設三台傳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或伯或子男大小爲差尚書咸秩無文王者報功以次秩之無有文也易稱山澤通氣禮名山大澤不以封諸侯故積其類曰山澤也

五嶽

東方泰山詩云泰山巖巖魯邦所瞻尊曰岱

宗岱者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天下其惟泰山乎故爲五嶽之長王者受命易姓改制應天功成封禪以告天地孔子曰封泰山禪梁父可得而數七十有二岱宗廟在博縣西北三十里山虞長守之十月日合凍臘月日涸凍正月日解凍皆太守自侍祠若有穢疾代行事法七十萬五千三牲燔柴上福脯三十朐縣次傳送京師四嶽皆王同禮南方衡山一

名霍霍者萬物盛長乘枝布葉霍然而大廟在廬江灊縣西方華山華者華也萬物滋然變華於西方也廟在弘農華陰縣北方恒山恒者常也萬物伏藏於北方有常也廟在中山上曲陽縣中央曰嵩高嵩者高也詩云嵩高惟嶽峻極于天廟在潁川陽城縣謹按尚書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岱宗泰山也望秩于山川遂見東后東后諸侯也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

二牲一死贄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嶽南嶽衡山也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嶽西嶽華山也十二月北巡狩至于北嶽北嶽恒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中嵩高也王者所居故不巡焉巡者循也狩者守也道德太平恐遠不同化幽隱有不得所者故自親行之也所以五載一出者蓋五歲再閏天道大備嶽者埔功考德黜陟幽明也

四瀆

河出燉煌塞外崑崙山發源注海易河出圖聖人則之禹貢九河既道詩曰河水洋洋廟在河南滎陽縣河隄謁者掌四瀆禮祠與五嶽同江出蜀郡湔流互徼外嶓山入海詩云江漢陶陶禹貢江漢朝宗于海廟在廣陵江都縣淮出南陽平氏桐柏大復山東南入海禹貢海岱及淮淮沂其乂詩云淮水湯湯廟在平氏縣濟出常山房子贊皇山東入沮禹貢浮于汶達于濟廟在東郡臨邑縣

謹按尚書太傳禮三正記江河淮濟爲四瀆瀆者通也所以通中國垢濁民陵居殖五穀也江者貢也珍物可貢獻也河者播爲九流出龍圖也淮者均均其務也濟者齊齊其度量也

林

謹按詩云殷商之旅其會如林傳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禮祀將至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林樹木之所聚生也今配林在泰山西

南五六里予前臨郡因侍祀之行故往觀之樹木蓋不足言猶七八百載間有衰索乎

麓

謹按尚書堯禪舜納于大麓麓林屬於山者也春秋沙麓崩傳曰麓者山足也詩云瞻彼旱麓易稱即鹿無虞以從禽也

京

謹按爾雅丘之絕高大者爲京謂非人力所能成乃天地性自然也春秋左氏傳莫之與

京國語趙文子與叔向游於九京今京兆京師其義取於此

陵

謹按詩云如山如陵易曰伏戎于莽升其高陵又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春秋左氏傳曰殽有二陵其南陵夏后皐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避風雨也殽在弘農澠池縣其語曰東殽西殽澠池所高國語周單子會晉厲公於加陵爾雅曰陵莫大於加陵言其獨

高厲也陵有天性自然者今王公墳壟各稱陵也

丘

謹按尚書民乃降丘度土堯遭洪水萬民皆山棲巢居以避其害禹決江疏河民乃下丘營度爽塏之場而邑落之故丘之字二人立一上一者地也四方高中央下像形也詩云至于頓丘宛丘之下論語他人之賢丘陵也爾雅曰天下有名丘五其三在河南二在河

北

墟

謹按尚書舜生姚墟傳曰郭氏之墟墟者虛也郭氏古之諸侯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故善人怨焉惡人存焉是以敗爲丘墟也今故廬居處高下者亦名爲墟姚墟在濟陰城陽縣帝顓頊之墟閼伯之墟是也

阜

謹按詩云如山如阜春秋左氏傳衆公伯禽

宅曲阜之地阜者茂也言平地隆踊不屬於山陵也今曲阜在魯城中委曲長七八里雖北竝坂即爲阜也

培

謹按春秋左氏傳培塿無松柏言其卑小部者阜之類也今齊魯之間田中少高卬名之爲部矣

藪

謹按爾雅藪者澤也藪之爲言厚也草木魚

鱉所以厚養人君與百姓也魯有泰野晉有泰陸秦有陽紆宋有孟諸楚有雲夢吳有具區齊有海隅燕有昭餘祁鄭有圃田周有焦漢獲今漢有九州之藪揚州曰具區在吳縣之西荊州曰雲夢在華容縣南今有雲夢長掌之豫州曰圃田在中牟縣西青州曰孟諸不知在何處兗州曰大野在鉅鹿縣北雍州曰弦蒲在汧縣北蒲谷亭幽州曰奚養在虎縣東冀州曰泰陸在鉅鹿縣西北并州曰昭

餘祁在鄔縣北其一藪推求未得其處尚書紂爲逋逃淵藪春秋左氏傳曰山藪藏疾又曰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是也

澤

謹按尚書雷夏既澤詩云彼澤之陂有蒲與荷傳曰水草交厝名之爲澤澤者言其潤澤萬物以阜民用也春秋左氏傳曰澤之莞蒲舟鮫守之韓詩內傳舜漁雷澤雷澤在濟陰城陽縣

沉

謹按傳曰沉者葬也言其平望葬葬無涯際也沉澤之無水斥鹵之類也今俗語亦曰沉澤

沛

謹按尚書春秋公羊傳齊景公循海而東師大陷沛澤之中左氏傳齊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傳曰送逸禽之招大沛沛者草木之蔽茂禽獸之所蔽匿也

湖

謹按春秋國語伍子胥諫吳王與我爭五湖之利非越乎及越滅吳范蠡乘扁舟於五湖者言流遺四面所環也川澤所仰以溉灌也今盧江臨舟陽無湖縣是也

陂

謹按傳曰陂者繁也言因下鍾水以繁利萬物也今陂皆以溉灌今汝南富陂縣是也

渠

謹按傳曰渠者本所居也秦時韓人鄭國穿渠孝武帝時趙中大夫白公復穿渠故其語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鍤爲雲決渠爲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稷黍衣食京師數百萬口又鄭當時穿渠以利漕道若此非一官民俱賴其饒焉

溝

謹按周禮溝者溝也廣四尺深四尺漢書高

祖與項羽要割鴻溝以東爲楚是也鴻溝在滎陽縣

洫

謹按周禮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故謂之洫論語曰禹盡力乎溝洫

風俗通義山澤第十

余在餘杭借本於會稽陳正卿正卿蓋得于中書徐淵子訛舛已甚殆不可讀愛其近古抄録藏之攜至中都得館中木及孔復君寺丞本互加參攷始可句讀今刻之欒子好古者或得善本從而增改是所望云嘉定十三年秋七月庚子東徐丁黼書

風俗通後終

古今注

崔豹著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陽山顧氏文房古今逸史祕書二十一種漢魏叢書畿輔叢書皆收有此書顧氏最早且依宋本校刊故據以排印

古今注卷目

卷上
輿服第一
都邑第二
卷中
音樂第三
鳥獸第四
魚蟲第五
卷下
草木第六
雜註第七
問答釋義第八

古今注卷上

晉 崔豹著

輿服第一

大駕指南車。起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霧。兵士皆迷。於是作指南車以示四方。遂擒蚩尤而卽帝位。故後常建焉。舊說周公所作也。周公治致太平。越裳氏重譯來貢白雉一。黑雉二。象牙一。使者迷其歸路。周公錫以文錦二疋。軿車五乘。皆爲司南之制。使越裳氏載之以南。緣扶南林邑海際。朞年而至其國。使大夫宴將送至國而還。亦乘司南而背其所指。亦朞年而還至。始制車轄轊皆以鐵。還至鐵亦銷盡。以屬巾車氏收而載之。常爲先導。示服遠人而正四方。車濛具在尙方故事。漢末喪亂。其濛中絕。馬先生紹而作焉。今指南車馬先生之遺濛也。（馬鈞。曹魏時人。）

大章車所以識道里也。起於西京。亦曰記里車。車上爲二層。皆有木人。行一里。下層擊鼓。行十里。上層擊鐲。尙方故事有作車濛。

辟惡車。秦制也。桃弓葦矢。所以祓除不祥也。

豹尾車。周制也。所以象君子豹變。尾言謙也。古軍正建之。今唯乘輿得建焉。

金斧黃鉞也。鐵斧玄鉞也。三代通用之以斷斬。今以金斧黃鉞爲乘輿之飾。玄鉞、諸王公得建之。武王以

黃鉞斬紂。故王者以爲戒。太公以玄鉞斬妲己。故婦人以爲戒。漢制、諸公亦建玄鉞。以太公秉之助武王斷斬。故爲諸公之飾焉。大將軍出征。特加黃鉞者。以銅爲之。黃金塗刃及柄。不得純金也。得賜黃鉞。則斬持節將也。

鍠。秦改鐵鉞作鍠。始皇制也。一本云。鍠、秦制也。今乘輿諸公王妃主通建之也。

麾所以指麾。武王右執白旄以麾。是也。乘輿以黃。諸公以朱。刺史二千石以纁。

五輅衡上金爵者。朱雀也。口銜鈴。鈴謂鑾。所謂和鑾也。禮記云。行前朱鳥、鸞也。前有鸞鳥。故謂之鸞。鸞口銜鈴。故謂之鑾鈴。今或爲鑾。或爲鸞。事一而義異也。

車轄。棒也。漢朝執金吾。金吾。亦棒也。以銅爲之。黃金塗兩末。謂爲金吾。御史大夫、司隸校尉、亦得執焉。御史、校尉、郡守、都尉、縣長之類。皆以木爲吾焉。用以夾車。故謂之車轄。一曰形似轄。故謂之車轄也。

棨戟。殳之遺象也。詩所謂伯也執殳。爲王前驅。殳、前驅之器也。以木爲之。後世滋僞。無復典刑。以赤油韜之。亦謂之油戟。亦謂之棨戟。公王以下通用之。以前驅。信幡、古之徽號也。所以題表官號。以爲符信。故謂爲信幡也。乘輿則畫爲白虎。取其義而有威信之德也。魏朝有青龍幡、朱鳥幡、玄武幡、白虎幡、黃龍幡五。而以詔四方。東方郡國以青龍幡。南方郡國以朱鳥幡。西方郡國以白虎幡。北方郡國以玄武幡。朝廷畿內以黃龍幡。亦以麒麟幡。高貴鄉公討晉文王。自秉黃龍幡以麾是也。今晉朝唯用白虎幡。信幡用鳥書。取其飛騰輕疾也。一曰以鴻鴈燕乙者。去來之信也。

重耳。古重較也。文官青耳。武官赤耳。或曰重較在軍車藩上。重起如牛角。故云重較耳。

穰衣。斷役之服也。取其便於用耳。乘輿進食者服穰衣。前漢董偃。綠幘青韝。加穰衣。以見武帝。廚人之服也。

伍伯。一伍之伯也。五人曰伍。五長爲伯。故稱伍伯。一曰戶伯。漢制。兵吏五人一戶。竈置一伯。故戶伯亦曰火伯。以爲一竈之主也。漢諸公行。則戶伯率其伍以導引也。古兵士服韋弁。今戶伯服赤幘纁衣素韎。弁之遺法也。

唱上。所以促行徒也。上鼓而行節也。

警蹕。所以戒行徒也。周禮蹕而不警。秦制出警入蹕。謂出軍者皆警戒。入國者皆蹕止也。故云出警入蹕也。至漢朝梁孝王王出稱警。入稱蹕。降天子一等焉。一曰蹕路也。謂行者皆警於塗路也。

華蓋。黃帝所作也。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常有五色雲氣。金枝玉葉。止於帝上。有花葩之象。故因而作華蓋也。

曲蓋。太公所作也。武王伐紂。大風折蓋。太公因折蓋之形。而制曲蓋焉。戰國常以賜將帥。自漢朝乘輿用四。謂爲轓輗。蓋有軍號者。賜其一也。

伺風鳥。夏禹所作也。

雉尾扇。起於殷世。高宗時有雊雉之祥。服章多用翟羽。周制以爲王后夫人之車服。輿車有翣。卽緝雉羽

爲扇翣。以障翳風塵也。漢朝乘輿服之。後以賜梁孝王。魏晉以求無常。淮諸王皆得用之。

障扇長扇也。漢世多豪俠。象雉尾扇而制長扇也。

金根車。秦制也。秦幷天下。閱三代之輿服。謂殷得瑞山車。一曰金根車。故因作金根之車。秦乃增飾而乘御焉。漢因而不改。

漢舊制。乘輿黃赤綬四采。黃赤縹紺。淳黃爲圭。長二丈九尺九寸。五百首。諸侯王赤綬四采。赤黃縹紺。淳赤圭。長二丈一尺三百首。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皆與乘輿同。長公主、天子貴人。與諸侯王同。綬者特加也。諸國貴人、相國。皆綠綬三采。綠紫紺。淳綠圭。長二丈一尺二百四十首。公侯、將軍。紫綬二采。紫白。淳紫圭。長一丈七尺。百八十首。公主、封君、服紫綬。九卿、中二千石。二千石。青綬三采。青白紅。淳青圭。長一丈七尺。百二十首。自青綬以上。緺皆長三尺二寸。與綬同采而首半之。

緺者。古佩璲也。佩綬相迎授。故曰緺。紫綬以上。緺綬之間。得施玉環止玉玦云。千石、六百石。黑綬三采。青赤紺。純青圭。長一丈六尺。八十首。四百石。三百石長同。四百石、三百石、二百石。黃綬一采。淳黃圭。長一丈五尺。六十首。自黑綬以下。緺皆長三尺。與綬同采而首半之。百石青紺綬一采。婉轉繆織。織長一丈二尺。凡先合單紡爲一系。四系爲一扶。五扶爲一首。五首成一文。文采淳爲一圭。首多者系細。首少者系麤。皆廣一尺六寸也。漢末喪亂。玉佩之法絕而不傳。魏侍中王粲識古佩法。始更制焉。

帩、魏武帝所制也。以軍中服之輕便。又作五色帩。以表方面也。

白筆古珥筆示君子有文武之備焉
兩漢京兆河南尹及執金吾司隸校尉皆使人導引傳呼使行者止坐者起四人皆持角弓違者則射之有乘高窺闞者亦射之魏晉設角弩而不用也
青囊所以盛印也奏劾者則以青布囊盛印於前示奉王法而行也非奏劾日則以青繒爲囊盛印於後謂奏劾尚質直故用布非奏劾日尚文明故用繒也自晉朝以來劾奏之官專以印居前非奏劾之官專以印居後也
文官冠進賢冠古委皃之遺象也武官冠惠文冠古緇布冠之遺象緇布冠上古之法武人尚質故取法焉
舄以木置履下乾腊不畏泥濕也天子赤舄凡舄色皆象於裳
履者屨之不帶者也
不借者草履也以其輕賤易得故人人自有不假借於人故名不借也又漢文帝履不借視朝
五明扇舜所作也既受堯禪廣開視聽求賢人以自輔故作五明扇焉秦漢公卿士大夫皆得用之魏晉非乘輿不得用
貂蟬胡服也貂者取其有文采而不炳煥外柔易而內剛勁也蟬取其清虛識變也在位者有文而不自耀有武而不示人清虛自牧識時而動也

劍。漢世傳高祖斬白蛇劍。長七尺。漢高祖爲泗水亭長。送徒驪山。所提劍理應三尺耳。後富貴則得七尺寶劍。捨舊劍而服之。後漢之世。唯聞高祖以所佩之劍斬白蛇。而高祖常佩此劍。便謂此劍即斬蛇之劍也。

吳大皇帝有寶刀三。寶劍六。一曰白虹。二曰紫電。三曰辟邪。四曰流星。五曰青冥。六曰百里。刀一曰百鍊。二曰青犢。三曰漏景。

孫文臺獲青玉馬鞍。其光照衢。

都邑第二

封疆畫界者。封土爲臺。以表識疆境也。畫界者。於二封之間。又爲壇埒。以畫分界域也。

闤市垣也。闤市門也。

肆。所以陳貨鬻之物也。店。所以置貨鬻之物也。肆。陳也。店。置也。

罘罳。屏之遺象也。塾門外之舍也。臣來朝君。至門外當就舍。更詳熟所應對之事也。塾之言熟也。行至門內屏外。復應思惟。罘罳復思也。漢西京罘罳。合板爲之。亦築土爲之。每門闕殿舍前皆有焉。于今郡國廳前亦樹之。

城門皆築土爲之。累土曰臺。故亦謂之臺門也。

長安御溝。謂之楊溝。謂植高楊於其上也。一曰羊溝。謂羊喜抵觸垣牆。故爲溝以隔之。故曰羊溝也。

闕觀也古每門樹兩觀於其前所以標表宮門也其上可居登之則可遠觀故謂之觀人臣將至此則思其所闕故謂之闕其上皆丹堊其下皆畫雲氣仙靈奇禽怪獸以昭示四方焉

蒼龍闕畫蒼龍白虎闕畫白虎玄武闕畫玄武朱雀闕上有朱雀二枚

城者盛也所以盛受人物也

廟者兒也所以髣髴先人之靈兒也

隍者城池之無水者也

紫塞秦築長城土色皆紫漢塞亦然故稱紫塞焉

丹徼南方徼色赤故稱丹徼爲南方之極也塞者塞也所以擁塞戎狄也徼者繞也所以繞遮蠻夷使不得侵中國也

拘攔漢成帝顧成廟有三玉鼎二眞金鑪槐樹悉爲扶老拘攔畫飛雲龍角於其上也

古今注卷中

音樂第三

雉朝飛者。牧犢子所作也。齊處士。泯宣時人。年五十無妻。出薪於野。見雉雄雌相隨而飛。意動心悲。乃作朝飛之操。將以自傷焉。其聲中絕。魏武帝宮人有盧女者。故冠軍將軍陰叔之妹。年七歲。入漢宮學鼓琴。琴特鳴異於諸妓。善爲新聲。能傳此曲。盧女至明帝崩後放出。嫁爲尹更生之妻。別鶴操。商陵牧子所作也。娶妻五年而無子。父兄將爲之改娶。妻聞之。中夜起。倚戶而悲嘯。牧子聞之。愴然而悲。乃歌曰。將乖比翼隔天端。山川悠遠路漫漫。攬衣不寢食忘餐。後人因爲樂章焉。

走馬引。樗里牧恭所作也。爲父報冤。殺人而亡。藏於山谷之下。有天馬夜降。圍其室而鳴。夜覺。聞其聲。以爲吏追。乃犇而亡去。明視之。馬跡也。乃惕然大悟。曰。豈吾所居之處將危乎。遂荷衣糧而去。入于沂澤。援琴鼓之。爲天馬之聲。號曰走馬引焉。

淮南王。淮南小山之所作也。淮南服食求仙。遍禮方士。遂與八公相攜俱去。莫知所在。小山之徒。思戀不已。乃作淮南王之曲焉。

武溪深。乃馬援南征之所作也。援門生爰寄生善吹笛。援作歌以和之。名曰武溪深。其曲曰。滔滔武溪一何深。鳥飛不度。獸不能臨。嗟哉武溪多毒淫。

吳趨曲。吳人以歌其地也。

箜篌引。朝鮮津卒霍里子高妻麗玉所作也。子高晨起。刺船而濯。有一白首狂夫。被髮提壺。亂流而渡。其妻隨呼止之。不及。遂墮河水死。於是援箜篌而鼓之。作公無渡河之歌。聲甚悽愴。曲終。自投河而死。霍里子高還。以其聲語妻麗玉。玉傷之。乃引箜篌而寫其聲。聞者莫不墮淚飲泣焉。麗玉以其聲傳鄰女麗容。名曰箜篌引焉。

平陵東。翟義門人所作也。王莽殺義。義門人作歌以怨之。

薤露、蒿里。並喪歌也。出田橫門人。橫自殺。門人傷之。爲之悲歌。言人命如薤上之露。易晞滅也。亦謂人死。魂魄歸乎蒿里。故有二章。一章曰。薤上朝露何易晞。露晞明朝還復滋。人死一去何時歸。其二曰。蒿里誰家地。聚斂魂魄無賢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躕。至孝武時。李延年乃分爲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世呼爲挽歌。

長歌短歌。言人生壽命長短定分。不可妄求也。

陌上桑。出秦氏女子。秦氏邯鄲人。有女名羅敷。爲邑人千乘王仁妻。王仁後爲越王家令。羅敷出採桑於陌上。趙王登臺見而悅之。因飲酒欲奪焉。羅敷乃彈箏。乃作陌上歌以自明焉。

杞梁妻。杞植妻妹朝日之所作也。杞植戰死。妻嘆曰。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生人之苦至矣。乃抗聲長哭。杞都城感之而頹。遂投水而死。其妹悲其姊之貞操。乃爲作歌。名曰杞梁妻焉。梁、植字也。

釣竿。伯常子妻所作也。伯常子避仇河濱。爲漁父。其妻思之。每至河側。作釣竿之歌。後司馬相如作釣竿之詩。今傳爲古曲也。

董逃歌。後漢游童所作也。後有董卓作亂。卒以逃亡。後人習之。以爲歌章。樂府奏之。以爲炯戒也。

短簫鐃歌。軍樂也。黃帝使岐伯所作也。所以建武揚德。風勸戰士也。周禮所謂王大捷。則令凱樂。軍大獻。則令凱歌者也。漢樂有黃門鼓吹。天子所以宴樂羣臣。短簫鐃歌。鼓吹之一章耳。亦以賜有功諸侯。

上留田。地名也。其地人有父母死。兄不字其孤弟者。鄰人爲其弟作悲歌。以諷其兄。故曰上留田。

日重光。月重輪。羣臣爲漢明帝所作也。明帝爲太子。樂人作歌詩四章。以贊太子之德。其一曰日重光。其二曰月重輪。其三曰星重輝。其四曰海重潤。漢末喪亂後。其二章亡。舊說云、天子之德。光明如日。規輪如月。衆輝如星。霑潤如海。太子皆比德焉。故云重爾。

橫吹。胡樂也。張博望入西域。傳其法於西京。唯得摩訶兜勒二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乘輿以爲武樂。後漢以給邊將軍。和帝時。萬人將軍得用之。魏晉以來。二十八解不復具存。世用者黃鶴、龍頭出關、入關出塞、入塞折楊柳、黃華子、赤之陽、望行人等十曲。

後漢蔡邕益琴爲九絃。後還用七絃。

鳥獸第四

楊白鷹也。似鷹尾上白。

扶老。禿秋也。狀如鶴而大。大者頭高八尺。善與人鬬。好啖蛇。

鴈自河北渡江南。瘦瘠能高飛。不畏繒繳。江南沃饒。每至還河北。體肥不能高飛。恐爲虞人所獲。嘗銜蘆長數寸。以防繒繳焉。

鳧鴈在江邊沙上食沙石。悉皆銷爛。唯食海蛤不消。隨其糞出。用以爲藥。倍勝餘者。

鶴千歲則變蒼。又二千歲變黑。所謂玄鶴也。

猿五百歲化爲玃。

鷓鴣出南方。鳴常自呼。常向日而飛。畏霜露。早晚希出。有時夜飛。夜飛則以樹葉覆其背上。

吐綬鳥。一名功曹。

驢爲牡馬。爲牝生騾。騾爲牝馬爲牡生駏。

秦始皇有七名馬。追風、白兎、躡景、犇電、飛翮、銅爵、最鳧。

鴛鴦水鳥。鳧類也。雌雄未嘗相離。人得其一。則一思而至死。故曰疋鳥。

兎口有缺。尻有九孔。

蠻有牙而不能噬。鹿有角而不能觸。蠻一名麙。青州人謂麙爲蠻。

雀一名嘉賓。言常棲集人家。如賓客也。

鷰一名天女。又名鸂鶒。

鵲、一名神女。
鴝鵒、一名鴝鳩。
烏、一名孝鳥。一名玄鳥。
鷄、一名燭夜。
狗、一名黃耳。
猿、一名參軍。
羊、一名髯鬚主簿。

魚蟲第五

螢火。一名耀夜。一名景天。一名熠燿。一名丹良。一名燐。一名丹鳥。一名夜光。一名宵燭。一作燈腐草爲之。食蚊蚋。
螻蛄。一名天螻。一名蟪蛄。胡卜切一名碩鼠。有五能而不成伎術。一飛不能過屋。二緣不能窮木。三泅不能窮谷。四掘不能覆身。五走不能絕人。
蟋蟀。一名吟蛩。一名蛩。秋初生。得寒則鳴。一云濟南呼爲懶婦。
蝙蝠。一名仙鼠。一名飛鼠。五百歲則色白。腦重集則頭垂。故謂之倒折食之神仙。
蜚蜱。小蟹。生海邊泥中。食土。一名長卿。其一有螯偏大者。名擁劍。一名執火。其螯赤。故謂之執火云。

長蛟。蠭蛸也。身小足長。故謂長蛟。

蠅虎。蠅狐也。形似蜘蛛而色灰白。善捕蠅。一名蠅蝗。一名蠅豹。（一本作豹子）

莎雞。一名促織。一名絡緯。一名蟋蟀。促織謂鳴聲如急織。絡緯謂其鳴聲如紡績也。促織一曰促機。一名紡緯。

蚯蚓。一名蜿蟺。一名曲蟺。善長吟於地中。江東謂之歌女。或謂之鳴砌。

飛蛾。善拂燈。一名火花。一名慕光。

蠷蜓。一名龍子。一曰守宮。善上樹捕蟬食之。其長細五色者。名爲蜥蜴。短大者名蠑螈。一曰蛇醫。大者長三尺。其色玄紺者善螫人。一名玄螈。一曰綠螈也。

蜻蛉。一名青亭。一名胡蝶。色青而大者是也。小而黃者曰胡梨。一曰胡離。小而赤者曰赤卒。一名絳騶。一名赤衣使者。好集水上。亦名赤弁丈人。

蛺蝶。一名野蛾。一名風蝶。江東呼爲撻末。色白背青者是也。其大如蝙蝠者。或黑色。或青斑。名爲鳳子。一名鳳車。名鬼車。生江南柑橘園中。

紺蝶。一名蜻蛉。似蜻蛉而色玄紺。遼東人呼爲紺幡。亦曰童幡。亦曰天雞。好以七月羣飛暗天。海邊夷貊食之。謂海中青鰕化爲之也。

魚子曰鯫。亦曰鯤。亦曰鮞。言如散稻米也。

鯉之大者曰鱣。鱣之大者曰鮪。

蜣蜋能以土苞糞。推轉成丸。圓正無斜角。莊周曰。蛄蜣之智。在於轉丸。一曰蛄蜣。一曰轉丸。一曰弄丸。

蝸牛。陵螺也。形如蜿蟺。殼如小螺。熱則自懸於葉下。野人結圓舍。如蝸牛之殼。故曰蝸舍。亦曰蝸牛之舍也。蝸殼宛轉有文章。絞轉爲結。似螺殼文。名曰螺縛。童子結髮。亦爲螺髻。亦謂其形似螺殼。

白魚赤尾者曰鮀。紅一曰魧。或云。雌者曰白魚。雄者曰鮀魚。子好羣泳水上者。名曰白萍。

蝦蟆子曰蝌蚪。一曰玄針。一曰玄魚。形圓而尾大。尾脫卽腳生。

烏賊魚。一名河伯度事小吏。本草作由事小吏

兗州人呼赤鯉爲赤驥。謂青鯉爲青馬。黑鯉爲玄駒。白鯉爲白鯕。黃鯉爲黃雉。

鯨魚者。海魚也。大者長千里。小者數十丈。一生數萬子。常以五月六月就岸邊生子。至七八月。導從其子還大海中。鼓浪成雷。噴沫成雨。水族驚畏。皆逃匿莫敢當者。其雌曰鯨。大者亦長千里。眼爲明月珠。

水君。狀如人乘馬。衆魚皆導從之。一名魚伯。大水乃有之。漢末有人於河際見之。人馬有鱗甲如大鯉魚。但手足耳目鼻與人不異爾。見人良久。乃入水中。

龜名玄衣督郵。鼈名河伯從事。

江東呼青衣魚爲婢鰡。呼童子魚爲土父。呼鼉爲河伯使者。

結草蟲。一名結輦。好於草末折屈草葉。以爲巢窟。處處有之。

古今注卷下

草木第六

甘實。形如石榴者。謂之壺甘。

六駮。山中有木。葉似豫章。皮多癬駮。

白楊葉圓。青楊葉長。柳葉亦長細。

栘楊。圓葉弱蔕。微風大搖。一名高飛。一名獨搖。

蒲柳。生水邊。葉似青楊。一曰蒲楊。

栘楊。亦曰栘柳。亦曰蒲栘。

水楊。蒲楊也。枝勁細。任矢用。又有赤楊。霜降則葉赤。材理亦赤也。

合歡。樹似梧桐。枝葉繁互相交結。每風來輒自相解。了不相牽綴。樹之階庭。使人不忿。嵇康種之舍前。

杜仲。皮中有絲。折之則見。

木蜜。生南方。合體皆甜。嫩枝及葉。皆可生噉。味如蜜。解悶止渴。其老枝及根榦堅不可食。細破煮之。煎以爲蜜。味倍甜濃。糯棗。葉如柳實。似柿而小。味亦甘美。

蘇枋木。出扶南林邑外國。取細破煮之以染色。

翳、或作墜翳木出交州色黑而有文、亦謂之烏文木也、

紫梅木出扶南色紫亦謂之紫檀、

營豆一名治營葉似葛而實長尺餘、可蒸食、一名營菽、

貍豆一名貍沙一名獵沙葉似葛而實大如李核、可啗食也、

虎豆一名虎沙似狸豆而大、實如小兒拳、亦可食、

馬豆一名馬沙似虎豆而小、實大如指、亦可食也、

荊葵一名戎葵一名茈芣華似木槿而光色奪目、有紅有紫有青有白有赤、莖葉不殊、但花色異耳、一曰蜀葵、

芙蓉一名荷華生池澤中、實曰蓮、花之最秀異者、一名水芝一名水花、色有赤白紅紫青黃紅白二色、苹多花大者至百葉、

芡雞頭也、一名鴈頭、一名芰、葉似荷而大、葉上蹙皺如沸、實有芒刺、其中如米、可以度饑也、

萬連葉如烏翅、一名烏羽、一名鳳翼、花大者其色多紅綠、紅者紫點、綠者紺點、俗呼爲仙人花、一名連緜花、

酒杯藤出西域、藤大如臂、葉似葛、花實如梧桐、實花堅皆可以酌酒、自有文章、暎徹可愛、實大如指、味如荳蔻香美、消酒、土人提酒來至藤下、摘花酌酒、仍以實銷酲、國人寶之、不傳中土、張騫出大宛得之、事出

張騫出關志。

烏孫國有青田核。莫測其樹實之形。至中國者。但得其核耳。得清水則有酒味出。如醇美好酒。核大如六升瓠。空之以盛水。俄而成酒。劉章得兩核。集賓客設之。常供二十人之飲。一核盡。一核所盛。已復中飲。飲盡隨更注水。隨盡隨盛。不可久置。久置則苦不可飲。名曰青田酒。

枳椇子。一名樹蜜。一名木餳。實形拳曲。核在實外。味甜美如餳蜜。一名白石。一名白實。一名木石。一名木實。一名枳椇。

棘實爲棗。杼實爲豫。桑實爲椹。楮實爲任。

匏瓠也。壺蘆瓠之無柄者也。瓠有柄者。懸瓠可以爲笙。曲沃者尤善。秋乃可用之。則漆其裏。瓢亦瓠也。瓠其摠瓢其別也。

羊躑躅花黃。羊食之則死。羊見之則躑躅分散。故名羊躑躅。

漆樹。以剛斧斫其皮開。以竹管承之。汁滴管中。卽成漆也。

稻之黏者爲黍。亦謂稌爲黍。

禾之黏者爲黍。亦謂之穄。亦曰黃黍。

九穀。黍、稷、稻、粱、三豆、二麥。

茶。蔘也。紫色者茶也。青色者蔘也。其味辛且苦。食明目。或謂紫葉者爲香茶。青者爲青茶。亦謂紫色者爲

紫蓼。青色者爲青蓼。其長大不苦者爲高蓼。高或作馬

蒜卵蒜也。俗人謂之小蒜。胡國有蒜。十許子共爲一株。簇幕裹之。名爲胡蒜。尤辛於小蒜。俗人亦呼之爲大蒜。

揚州人謂蒟爲斑杖。不知食之。

荊楊人謂葙爲蕺。

蕸荷似藺苴而白。藺苴色紫。花生根中。花未散時可食。久置則銷爛不爲實矣。葉似薑。宜陰翳地種之。常依陰而生。

燕支。葉似菊。花似蒲公。出西方。土人以染。名爲燕支。中國人謂之紅藍。以染粉爲面色。謂爲燕支粉。今人以重絳爲燕支。非燕支花所染也。燕支花所染。自爲紅藍爾。舊謂赤白之間爲紅。卽今所謂紅藍也。

苦菆。一名苦蘵。子有裹。形如皮弁。始生青。熟則赤。裹有實。正圓如珠。亦隨裹青赤。長安兒童謂爲洛神珠。一曰王母珠。一曰皮弁草。

沈釀者。漢鄭弘爲靈文鄉嗇夫。行官京洛。未至宿一埭。埭名沈釀。於埭逢故舊友人。四顧荒郊。村落絕遠。酤酒無處。情抱不伸。乃以錢投水中。依口而飲。飲盡酣暢。皆得大醉。因更爲沈釀川。明旦乃分首而去。

雜注第七

孫亮作流離屏風。鏤作瑞應圖。凡一百二十種。

魏武帝以馬瑙石爲馬勒。車渠爲酒埦。

莫難珠一名木難。色黃。出東夷。

陽燧以銅爲之。形如鏡。向日則火生。以艾承之則得火也。

長安婦人好爲盤桓髻。到于今其法不絕。墮馬髻今無復作者。倭墮髻一云墮馬之餘形也。

盤龍釵。梁冀婦所制。

梁冀改驚翠眉爲愁眉。

魏宮人好畫長眉。今多作翠眉。驚鶴髻。

孫權時名舸爲赤馬。言如馬之走陸也。又以舟名馳馬。

驚帆。曹眞有駃馬名爲驚帆。言其馳驟如烈風之舉帆疾也。

魏文帝宮人絕所愛者。有莫瓊樹、薛夜來、田尙衣、段巧笑、四人。日夕在側。瓊樹乃制蟬鬢。縹眇如蟬。故曰蟬鬢。巧笑始以錦衣絲履作紫粉拂面。尙衣能歌舞。夜來善爲衣裳。一時冠絕。

問答釋義第八

程雅問董仲舒曰。自古何謂稱三皇五帝。對曰三皇。三才也。五帝。五常也。三王。三明也。五霸。五嶽也。

牛亨問曰。將離別。相贈以芍藥者何。答曰。芍藥一名可離。故將別以贈之。亦猶相招召贈之以文無。文無亦名當歸也。欲忘人之憂。則贈以丹棘。丹棘一名忘憂草。使人忘其憂也。欲屬人之忿。則贈之青堂。青堂

一名合懽。合懽則忘忿。

程雅問拾櫨木一名無患者。昔有神巫名曰寶（一本作寘）毘。能符劾百鬼。得鬼則以此爲棒殺之。世人相傳以此木爲衆鬼所畏。競取爲器用。以卻厭邪鬼。故號曰無患也。

牛亭問曰。自古有書契已來。便應有筆。世稱蒙恬造筆。何也。答曰。蒙恬始造。卽秦筆耳。以枯木爲管。鹿毛爲柱。羊毛爲被。所謂蒼毫非兎毫竹管也。又問彤管何也。答曰。彤者赤漆耳。史官載事。故以彤管。用赤心記事也。

孫興公問曰。世稱黃帝鍊丹於鑿硯山。乃得仙。乘龍上天。羣臣援龍鬚。鬚墜而生草。曰龍鬚。有之乎。答曰。無也。有龍鬚草。一名縉雲草。故世人爲之妄傳。至如今有虎鬚草。江東亦織以爲席。號曰西王母席。可復是西王母乘虎而墮其鬚也。

牛亭問曰。冕旒以繁露何也。答曰、綴珠垂下重如繁露也。

程雅問曰。堯設誹謗之木何也。答曰。今之華表木也。以橫木交柱頭狀若花也。形似桔槔。大路交衢悉施焉。或謂之表木。以表王者納諫也。亦以表識衢路也。秦乃除之。漢始復修焉。今西京謂之交午也。

牛亭問曰。籍者何也。答曰、籍者尺二竹牒。記人之年名字物色縣之宮門。案省相應。乃得入也。

程雅問曰。凡傳者何也。答曰。凡傳皆以木爲之。長五寸。書符信於上。又以一板封之。皆封以御史印章。所以爲信也。如今之過所也。

牛亭問曰。草木生類乎。答曰。生類也。又曰。有識乎。答曰。無識也。又曰。無識寧得爲生類也。答曰。物有生而有識者。有生而無識者。有不生而有識者。有不生而無識者。夫生而有識者。蟲類也。生而無識者。草木也。不生而無識者。水土也。不生而有識者。鬼神也。

牛亭問曰。蟻名玄駒者何也。答曰。河內人並河而見人馬數千萬。皆如黍米。遊動往來。從旦至暮。家人以火燒之。人皆是蚊蚋。馬皆是大蟻。故今人呼蚊蚋曰黍民。名蟻曰玄駒也。

牛亭問曰。蟬名齊女者何。答曰。齊王后忿而死。尸變爲蟬。登庭樹。嘒唳而鳴。王悔恨。故世名蟬曰齊女也。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風俗通義及其他一種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長沙南正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嚴

（本書校對者黃聿祥）